

新刻校

史記評林

自頁七至百廿五

漢書
九一六號

漢書門類			
二五冊	五架	一函	九一六號

內閣文庫			
九一六號	一函	二五冊	八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6	
冊數		25	(24)
函號		279	31

八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七

共興凌雅隆輯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董份曰相如集中
傳乃校傳者取子
長所作傳附之也

史通以為相如自
作非刻即自作獨
不為文君專一少
諱耶

南
庫

案隱曰此不宜
在西夷之下

同
書

楊慎曰劉子文史通云相如傳其在相如
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又按南史
云古之名相如子孟堅子長皆自叙風流
傳芳未世觀此則相如傳即相如之文也
又曰按西京雜記云相如為上林子虛賦
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
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白日而後
成其友人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
為文列錦繡而為質經一緯一官一商
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
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
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敢復言作賦矣
朱豈曰治生仕宦自是兩途少有俱進者
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貴
為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游梁數
歲而歸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
此不獨
今然也



漢文任子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同馬相如

茅坤曰太史公序
次相如特愛其文
賦而已予覽之多
為視編奇嘖然駭
之再變到特機圖
父老與談其書絕
佳

按非其姓三字
為一傳之本

王按百按相如志
獨在詞賦者詞
賦之數以病免有
志也
劉辰翁曰本是一
段小說子長以奇
著之如聞如見乃
非其精神意氣

隱微曲折畫就益
至極極其心可現
葛洪曰長卿賦詩
人稱其而歷詩
人之其能加也
如至耶子雲李相
如為賦而弗速故
雅服焉

楊慎曰琴心挑之
四字古无是事亦
元此奇徒四壁立
語亦然此女見稱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

學擊劍索隱曰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條忽

乘長索隱曰孟康云相如既

是也故其親名之曰太子索隱曰孟康云

如以貴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

常侍從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

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

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

以為號爾而徐廣云字為非漢書作嚴也相如見而

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

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

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

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

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

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

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

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賢客為具召之并召令

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

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

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日竊

聞長卿好之願且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索

日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是時卓王孫有

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

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

挑之挑燒也以琴中燒之挑音徒了反燒音如

又君必能好詞賦
自道非徒琴也
余有下目按謂相
如與自作都必不
知與自作都必不

光緒曰披吳國
倫當壚曲云
依邛令無家
遊蜀都文心工
滄器國邑委當
璽拭鏡頭終白
挑景鳳已孤空
今法酒客猶喚
卓家奴以辭益
鄙相如之其相
如有知亦足蓋
矣
董份曰若果相如
自撰豈肯盡述鄰
事如也
茅坤曰此時印令

獨不能為相如開
說王孫耶
又曰他人不下手
處太史公偏下手

楊慎曰文君已失
身于司馬長卿故
倦游浪溪云已失
身于司馬為一句
長卿故倦游為一
句今人不得其噴
于長卿下又添長
卿二字古人之意
意矣

余有下目既云讀
子虛賦美之矣又
云未足復其所謂
者止矣哉耶今又
選中於此處上林

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
一艷女在此堂室適人遐毒我賜何由交接為鴛
鴦也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栖得托子尾元相如之
為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
臨邛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得都邑之容也郭璞
曰都猶效也詩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
日向美且都

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
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曰郭璞
為節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
也

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儲卓王孫大怒
但有四壁而已言就中以此安立也
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
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

索隱曰文穎云第且也郭璞
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
從昆弟假貸猶足為
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買其車騎

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
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二尺布作形如犢
今銅印言犢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滌器
於市中韋昭曰滌器也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
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

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
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

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
狗監侍上郭璞曰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應前者子虛之賦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為一篇則帝先見
子虛而上林其結
卷也

楊慎曰此太史公
摠子虛賦之大旨
為訓誥之法

倪思曰賦無異直
誇多闢邪如魚龍
曼衍欲不可極使
人動心駭目然又
不若參差形似若
有若無之為得也
柯維騏曰子虛烏
有之說難後之為
詞賦者宗之張衡
兩京賦有德虛公

子安處先生之名
亦此也相如游
梁時常者子虛賦
為武所善此若
天子遊獵賦復借
子虛之詞以
明天子之義故亦
名子虛賦之中叙
上林故又名上林
賦其實也文選
截為一篇以前叙
齊楚者為子虛賦
自公是公欣然而
笑以下叙上林者
為上林賦失其旨
矣
尤瑛曰蓋浦字新
隱焉有不足之意
劉維漢亦譏語
王世貞曰子虛上
林材極富辭極麗
而運筆極古雅精
神極深動意極高
所以不可及也長
沙有表意而無其

言為此賦上驚乃名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

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

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

郭璞曰稱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有此事也為

齊難難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

郭璞曰以為故空藉此三人為辭索隱曰藉音假

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為辭索隱曰藉音假

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

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

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田

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

音勅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

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

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

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罾彌山郭璞曰罟罾也音浮

虎也彌竟也揜鹿射麋腳麟徐廣曰麟音

日脚揜足麟車脚也索隱曰韋昭云脚謂持也

於鹽浦剖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

而悅反擣之於輪鹽而食之驚馳也音務也射中

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

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

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視

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

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

世張滂有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

其筆而不得其精

又曰屈氏之駸也賦之聖者也長卿之賦上之聖者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矣

王季昌曰巖與嶽同池與迤同謂山勢擺搖迤靡卑陁也即坡也

倪思曰龍鱗語工丹青赤白何莫不然實字應用

若石上無射子請俗本誤增也其云鷓鴣孔禽騰遠射子乃孤類其去葉本射子乃香草不難其複也又若赤後囉囉厚象野午窮奇曼延

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視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

索隱曰郭璞名曰雲夢音莫風反裴駰云徐叔茂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郭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蓋

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峻岑巖參差曰

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牛見○

解者云是張揖交錯糾紛上于青雲罷池波陁下亦兼有餘人也

屬江河其上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駁○索隱空山聖白堊本草雌黃白附徐廣曰音符駟案漢

英也○索隱曰白附出蘇林音附○正錫義曰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與雄黃同○正錫

碧金銀正義曰顏云錫青金也衆色炫耀照曜

鱗郭璞曰如鱗其石則赤玉玫瑰楚辭玫瑰石珠也

琳璿琨瑒漢書音義曰琳璿也琨瑒石次玉也且吾之金者○

案字或依城功玄厲徐廣曰城音古咸反功音勳昆吾也

可用磨者奕石武夫徐廣曰奕石似玉駟案漢書音

也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

日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麝蕙芷白芷若杜

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

衡東下田有草莖葉似蕙其萃正紫也張揖云衡杜

其葉似蕙故藥對亦以為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

句漢書選俱
无之不知二書
誤脫柳亦後人
所增

宛委餘篇云自
太史氏謂司馬長
卿所載草木鳥獸
多過其實後人相
沿疑之以虛指其
繁卷迎雜支等語
皆為增飾按西京
雜記載黎有太谷
細葉縹葉金葉縹
海東王紫條紫李
實李芳李各十種
棗七種栗四種杏
十種李十五種奈
三種檀三種柳三
種棠四種梅七種
杏二種桐三種林
檜十種柞十種十
石檜十種十白銀
對十黃銀對十槐
六百四十年長
生對十萬年長生

奇十扶老木十守
宮鬼十念相對二
十搖風對十鳴風
對十疏樹對十其
餘草木名二十餘
種不詳記於又茂
陵富人袁廣漢園
有白鸚鵡紫鸚鵡
牝牛青兒奇獸怪
禽江鵠海鵠悉淡
入上林大夜池中
有鳴鶴舟容與舟
清曠舟採菱舟越
女舟池有洲姑對
一株六十圍又
於交趾移荔枝百
株植上林建扶荔
宮中有苜蓿百本
山薑十本其蕉十
二本留求子十本
桂百本蜜香指申
花百本龍眼扶柳
檉攬千歲子其橘
皆百餘本夫草木
多至一千餘種則

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菴射干

本草名烏菴也司馬彪云苜蓿似菴本郭璞云今
歷陽呼為江離淮南子云夫江離麋蕪諸蕪傳自
亂人者若苜蓿之與菴本也

徐廣曰德音匹決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
麋蕪蘄芷也似蛇床而香諸蕪其柘也德且蕪荷
也○索隱曰吳錄曰監海縣海中水生江離正音
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華則
與張勃所說又別案今苜蓿苗曰江離綠葉白華
又不同樊光曰菴本一名蕪蕪根名斷正藥對以
為蕪蕪一名江離苜蓿也則苜蓿蕪本江離蕪
蕪並相似備是一物也德音音各反且音子餘反

漢書作巴自文穎云巴蕉也其南則有平原廣
郭璞以為蕪荷屬末知孰是

登降也靡音移案衍壇曼索隱曰司馬彪云案衍
壇曼平博也衍音

音徒自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
在建平巫縣也其

高燥則生葳蕤苞荔徐廣曰葳音錫馬藍也斯或
請反草似蒲駟案漢書音義曰苞蕪也○索隱曰
斯音斯郭璞云葳蕤酸醬江東名為葳蕤漢書作斯
子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廣志云涼州薛莎青葳徐廣
地生析苜皆中國苗蕪麥是也

音先結反駟案漢書音義曰薛賴蒿其卑溼則也
也莎錫候也青煩似莎也天也音煩

藏葳蕤葳蕤東葳離胡徐廣曰烏指國有葳似葳葳
音義曰葳似亂而葉大葳葳尾草也兼蕪也葳蕤
也○索隱曰甲音甲下也郭璞云葳尾似葳葳
葳音兼加孟康云葳葳似葳也郭璞云葳葳也似
葳而細小江東人呼為葳葳音五患反葳音敵廣志
細小江東人呼為葳葳音五患反葳音敵廣志
云東葳子色青黑河西記云葳葳我東葳葳我曰葳
也離胡蓮藕菰蘆徐廣曰生水中○索隱曰菰
謂菰米蓮藕菰蘆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菰蔣

軒羊漢書音義曰奄閭蒿也軒羊猶草也○索隱
楊州日郭璞云菴蔣子可療病也軒羊生水中今
有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有湧泉

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凌華內隱鉅石白沙其
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

十圍外生子如一二斛瓮吞人鼉瑇瑁正義曰似
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具鼓瑇瑁正義曰似
文出南海可鼈鼈其北則有陰林巨樹郭璞曰林
以飾器物也

以飾器物也鼈鼈其北則有陰林巨樹郭璞曰林
在江北陰

在江北陰

長脚所言固才也窮措大不復知前八帝王富盛便不復信可發一咲姑錄於此
蘭古木蘭花色綠葉楊倫詩所謂木蘭枝密封仍高堂下花光略即旌列與重商歌舞地金章向色使君袍者是也今玉蘭在吳中多以辛夷接幸夷紫而玉蘭白其在南中遍山谷皆滿豈木蘭玉蘭亦一物昔紫而今白邪物氣變移或有然者
曾考姑曰騰遠射干服虔云騰遠獸名張揖云射干似

狐註緣來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王或禽名本可知也若子騰遠得似棘南都賦鸞鷲雖翔則上騰遠飛備獲其下蜀都賦獲騰遠而競捷豈騰遠則騰遠遠字相近而誤邪

地梗柗豫章郭璞曰梗柗也似梓柗葉似桑豫章按蓋活人云豫今之柗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柗樟乃可分別
云桂似柗柗葉而大白花而柗不著字葉生巖嶺間無雜木冬夏常青按今諸寺有柗樹葉若柗柗而水光靜冬夏常青其木蘭正義曰廣雅云似桂皮不中食蓋二色桂樹木蘭皮辛可食巢冬夏常似冬其實如小柗辛藥離朱楊徐廣曰藥音扶良美南人以爲藥也反駟案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也○索隱曰郭璞云朱楊赤蓋柗生水邊爾雅云種河槐植柗栗橘柚芬芳徐廣曰柗音郭駟案是也○正義曰小曰柗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橙也
有赤後蠶蛛徐廣曰音幼柔○正義曰鴛鴦類騰遠射干郭璞曰鴛鴦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木○索隱曰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曰騰遠蛇也郭璞云騰遠龍屬能興雲霧
則有白虎玄豹螭蛇狐貉郭璞曰螭蛇大獸長百

義曰犴胡地野犬似狐而不也○索隱曰應劭犴音顏事昭云音岸鄉生音苦姦反協音是兕象野犀正義曰兕狀如水牛象大獸長鼻牙長此一句窮奇猥誕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漢書音義曰馴擾也駁如馬駕之以當乘雕玉之轡靡魚須之橈旃郭璞曰以旃旃旌言橈弱也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以通帛爲旃也曳明月珠綴飾旗建千將之雄戟漢書音義曰千將韓王劔師雄戟胡云于將吳善治者姓如淳曰于將鐵所出晉灼曰閭閻鑄于將劔應劭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周處風土記云戟爲五兵雄也鍾音巨案周禮冶氏爲戈胡三之註云胡其子也又周禮圖謂戟反左鳥鳴之旌曰乘龍上仙小臣不得曲下爲胡也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禮志文又韓詩外傳云弓上之妻曰此弓是泰山南鳥號之柗案淮南子云鳥號柗桑其材堅勁烏號其柗飛枝勁復起標呼

其止伐取其材為弓因曰為號右夏服之勁箭徐廣曰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

日韋昭云夏夏羿也矢室名曰服呂靜曰步義謂之服也○索隱曰案夏羿善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名繁陽子驂乘織阿為

御漢書音義曰陽子僊人陽陵子織阿月御也韋昭曰陽子古賢也○索隱曰張揖云陽子伯樂也孫陽字伯樂秦繆公臣善御者也或曰織阿美女姣好貌又樂彥曰織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為月御案節未舒索隱曰郭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司馬彪云按轡而行得節故曰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璞云言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即陵狡獸驂

索隱曰同四

徐廣曰漈音七見反刺音力請雷動燦至星流

反駟案漢書音義曰皆疾也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

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皆中必決於眼皆也

服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首蔽地於是楚王乃弭

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翔翔容

與索隱曰郭璞曰司馬彪云羽猶低也翔翔容

之恐懼微飢受誅徐廣曰飢音劇駟案郭璞曰飢

謂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也微倦也

謂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也微倦也

謂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也微倦也

謂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也微倦也

謂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也微倦也

謂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也微倦也

謂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也微倦也

謂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也微倦也

謂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也微倦也

謂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也微倦也

謂微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微也微倦也

此與谷與龍
麟同字

曲鬱梳 谷

漢書音義曰：鬱積簡曲也。鬱，縮也。曲，有似於

俗谷也。○索隱曰：小顏云：此說非也。鬱，積也。曲，有似於

攝古謂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曰：寒，縮也。鬱，積也。曲，有似於

音在代反。曲字林音丘。欲反。○**粉粉** 排排 璞云：衣長

貌。○正義曰：上芳。○**拂** 施 邱 削 徐廣曰：施音池。衣袖

云：反下方非反。○**拂** 施 邱 削 徐廣曰：施音池。衣袖

郵削裁制貌也。○索隱曰：張也。○**蜚** 纖 坐 髻 徐廣曰：纖

揖云：揚舉也。郵削，刻除貌也。○**蜚** 纖 坐 髻 徐廣曰：纖

郭璞云：纖，袪衣也。○**扶輿** 倚 靡 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捷

飾髻髻髻也。○**扶輿** 倚 靡 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捷

義曰：輿音餘。倚於綸反。謂鄭女曼。○**喻** 呬 萃 蔡 漢書

姬侍從主者扶其車輿而倚靡也。○**喻** 呬 萃 蔡 漢書

日：喻呬，衣裳張起也。萃，蔡衣聲也。○索隱曰：享昭

云：呬音呬。呬，反郭璞云：萃，蔡衣聲也。○索隱曰：享昭

呬，火甲反。萃音。○**下** 摩 蘭 蕙 上 拂 羽 益 錯 翡翠 之 威

按師古云：錯雜也。威，延羽飾貌。

身通青黃唯六翮上毛長寸餘青其縹乎忽忽若

飛則羽鳴翠翡翠然因以爲名也。○**縹** 乎 忽 忽 若

神仙之仿佛 正義曰：佛言似神仙也。戰國策云：鄭

謂之於是乃相與狝於蕙圃。○索隱曰：狝，獵也。音遼

獵日。○**雙** 珊 勃 罕 上 金 隄 索隱曰：雙，珊，匍匐上

獵日。○**雙** 珊 勃 罕 上 金 隄 索隱曰：雙，珊，匍匐上

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遼宜李。○**微** 增 出 纖 繳 施 徐

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遼宜李。○**微** 增 出 纖 繳 施 徐

音斫。○**白** 鶴 連 駕 鶴 郭璞曰：野鶴也。駕音加。○**正**

義曰：鶴水鳥也。駕，鶴連謂兼獲也。抱。○**雙** 鶴 下 玄 鶴

朴子云：千歲之鶴純白能登於木。○**雙** 鶴 下 玄 鶴

加。郭璞曰：詩云：鶴鳴於陰。○**雙** 鶴 下 玄 鶴

也。相鶴經云：鶴，二百六十歲則色純。○**怠** 而 後 發

黑按：弋，雙鶴既下。又加玄鳥之上也。○**怠** 而 後 發

游於清池。浮文鶴。漢書音義曰：鶴水鳥也。畫其象

子之揚桂。杜韋曰：音曳。駟索。○**張** 翠 帷 建 羽 益 罔

王叔會雙珊以下
七字最有形容
高儀曰：諸鋪敘皆
景惟金隄以下靡
上可現

揚慎曰：怠而後發
謂別性也

則字也。狀如
雲謂之
紅黑謂之

地綠文謂
紋身黑艾黃
謂之賈見紫愈
大明用級消氣
何代甜蟲黑白
曰太貝使人入
無以近婦人黃
春曰賈自使胎
肉熱赤絡曰慧
使入瘦志赤鼻
厚曰賈自使子
愚女人淫奔上
縵子盜亦中貝
委員使人志
見相貝經愛月
為根故不見此
王維柏曰陽雲
臺前陽臺也其
之以滄泊則占
位語也徒以巧

毒瑁釣紫貝郭璞曰紫質黑文也○正義曰毛詩
郭璞曰紫質黑文也○正義曰毛詩
當天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趾以為林盤
實物也貨殖傳金鼓吹鳴籥漢書音義曰
人歌也郭璞曰唱聲歌聲流喝徐廣曰水蟲駭波鴻
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硠硠磁磁若雷霆之
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
面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纒乎淫淫班乎裔裔郭
日皆羣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云
之臺駟案郭璞中泊乎無為滄乎自持勺藥之和具
而後御之郭璞曰勺不若太王終日馳騁而不下
輿將剖輪淬自以為娛徐廣曰將騰漆染也
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楚王默然無以

之知是為楚之雅
致與解制輪不雅
遠竟亦何足以雄

玉益曰折辨得氣

倪思曰費語不多
而氣驟吞吐已極
按此誇楚之大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
齊國郭璞曰言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
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
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
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
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
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
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
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
有巨海索隱曰有作階蘇林云階音者南有琅邪
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曰山名觀乎成
在密州東南百二十里琅邪臺在山上觀乎成
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張揖云觀闕
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遊觀音一吹反

不覺云邪不本

禮集城曰邪與肅
慎為鄰邪當如字
請帥古讀為左者
非是蓋肅慎在東
故曰邪以為
右故曰邪則下
文自有左蒼梧右
西意矣謂會曰邪
外名亦引誤傳
為誤又非也蓋邪
本徐堯切若國名
則如邪邪渾邪乃
余處切與此不同

○正義曰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也括
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括
射乎之衆漢書音義曰之衆山在牟平縣射獵其
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正義曰括地志云眾山在萊州
言射獵其上也眾音浮浮勃澥漢書音義曰海別
案齊都賦云海傍游孟諸郭璞曰宋之敷澤名○
日勃澥水日解也郭璞曰宋之敷澤名○
州敷日望諸鄭玄郭璞曰宋之敷澤名○
云望諸孟諸也郭璞曰宋之敷澤名○
云鞅鞅國古肅慎也亦曰挹樓在京東北八千四
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
右以湯谷為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
水中十日所浴張揖云日煠田乎青丘傍俚乎海
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煠田乎青丘傍俚乎海
外正義曰服虔云青丘國東海東二里郭璞
云青丘山名上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吞若
雲夢者八九其於曾中曾不帶芥索隱曰張揖云
若乃依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
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曰

王莽自意其高論
之義
字

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司徒敷
五教王四方會計言一人猶不能名其數然
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
見客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是
以王辭而不能復日復答也何為無用應哉無
是公听然而笑曰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楚則
失矣齊亦未為得也日听音斷又音牛隱反楚則
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日封疆畫界
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今齊列為東
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
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
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
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

蘇轍曰讀上林賦

如視君子佩玉冠

皆守規矩終日成

儀元不可觀

余有子曰按元是

公雖言上林而所

叙輿圖物乃罔

羅四海蓋天子以

天下為家故修言

之若此后人乃以

屬補善設之抑

矣

楊慎曰左本意

西極其誕者矣

水紫淵若有若無

雜以霸澗涇渭

高其間使虛實相

半所者眩耳

按此言上林之

大

曾王世貞曰大史

公千秋鞅才而不

潦瀟瀟為八

晉灼則云

從丹水

以十

為數

凡七

案今

滿既

也且夫齊楚之事又馬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

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正義曰文穎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

左爾雅云西至於幽國為極在長安西故言右

丹水更其南

漢書音義曰丹水

出上洛冢領山

紫淵徑其北

郭璞曰

淵所未詳

正義曰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着之

山西流注河文穎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

色注亦紫在縣終始霸澗出入涇渭

索隱曰張揖

西北而長安為北

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涇渭二水從苑

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開頭山東

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

華陰入渭

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

郭璞曰

入涇渭

郭璞曰

入涇渭

郭璞曰

入涇渭

郭璞曰

入涇渭

郭璞曰

入涇渭

行潦九

名除丹水紫淵自霸以下通數適足八川是經營

乎其內也又潘岳關中記曰涇渭霸澗

豐鎬澇澗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

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

郭璞曰

川名

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

於之浦

郭璞曰

丘名也

案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楚徑

詞曰馳椒丘且焉止息是也如淳云丘多椒也

乎桂林之中

郭璞曰

音義曰

所謂太荒之野

汨乎渾流順阿而下

郭璞曰

阿太陵

赴隘

陝之口

激堆埼

郭璞曰

乎

洶涌洶潰

洶音

乎

洶

洶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音○索隱曰可馬彪曰漚橫流逆折轉騰激列索隱曰漚亦作漚可馬彪云

測相迫也必漚相袂也蘇林曰漚漚疾也漚漚彭反漚漚普秘反流胡朝反漚漚代反寫隆雲撓彭反漚漚普秘反流胡朝反漚漚代反

彭反漚漚普秘反流胡朝反漚漚代反彭反漚漚普秘反流胡朝反漚漚代反

日服虔云水急旋回如雲屈日服虔云水急旋回如雲屈

曲也郭璞云水隴起回窅也曲也郭璞云水隴起回窅也

漚展轉也膠房邪曲也音宛善交漚展轉也膠房邪曲也音宛善交

後陵前也趨漚輪於深泉也後陵前也趨漚輪於深泉也

也音利批巖衝壅也音利批巖衝壅

音遲坻水中沙微起出水者音遲坻水中沙微起出水者

漚音士卓反說文云水之小聲漚音士卓反說文云水之小聲

也○正義曰貫音隕陸直類反也○正義曰貫音隕陸直類反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楊慎曰漚離此云未聞說文有漚胡漚字同但此叙水狀彼言陸產不同耳或若水獸形似漚胡名為漚離耳

貌漚漚音決骨廣雅云漚漚決流貌漚漚音決骨廣雅云漚漚決流

也周成傑字云於漚水沸之貌也也周成傑字云於漚水沸之貌也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漚漚漚漚

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玳瑁江靡郭璞曰巖

崖也○索隱曰應劭云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

耀乃照於江邊也○正義曰捷音乾鱸音邪捷舉

也鱸者魚也蜀石黃硬郭璞曰硬石黃色也水玉郭璞曰水玉水

背丁鬚也精磷爛爛采色皓肝叢積乎其中鴻鵠鷓鴣

鷓鴣郭璞曰鷓鴣鷓鴣似鷓鴣而大長頸赤目

鷓鴣郭璞曰鷓鴣鷓鴣似鷓鴣而大長頸赤目

鷓鴣郭璞曰鷓鴣鷓鴣似鷓鴣而大長頸赤目

鷓鴣郭璞曰鷓鴣鷓鴣似鷓鴣而大長頸赤目

鷓鴣郭璞曰鷓鴣鷓鴣似鷓鴣而大長頸赤目

鷓鴣郭璞曰鷓鴣鷓鴣似鷓鴣而大長頸赤目

鷓鴣郭璞曰鷓鴣鷓鴣似鷓鴣而大長頸赤目

鷓鴣郭璞曰鷓鴣鷓鴣似鷓鴣而大長頸赤目

按以上言水以下言山谷具所產山谷之屬

黑鄒誕本一作鵝鳴也羣浮乎其上也汎淫泛濫索隱曰郭璞云皆鳥任風波自縱灑貌汎音馮隨風澹

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正義曰掩覆也薄依也渚

喋菁藻郭璞曰菁水草曰氏春秋曰太湖之菁也

崔巍差我正義曰龍力孔反崔子孔反崔深林鉅

木斲巖參差正義曰斲音咸又仕倫反參音楚林

不齊九變截辭南山峩峩漢書音義曰九變山在

山在池陽縣北○正義曰變左馮翊谷口縣西截辭

子公反截才切反障五結反巖陀音遲巖音推巖崖

崎郭璞曰巖崖險峻音魚晚反崎音蟻推音作罪

音振谿通谷索隱曰張揖云振按也水注川曰蹇

產浦瀆漢書音義曰蹇音屈折也谿呀谿問郭璞曰皆澗谷之

形容也谿音呼含

郭璞曰蹇音屈折也

按登降句重上

光緒曰江離葉蕪皆香草流夷亦草名有微香

反呀音呼加反閩音呼下反索隱曰自陵別島正
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曰阜曰歲魂哀魂正義曰歲於鬼
太阜曰陵水中山曰島歲魂哀魂反魂魚鬼反鬼
烏罪反魂胡罪丘墟崑崑反又口罪反崑崑力罪反
皆堆壘隱麟鬱嶠正義曰嶠音律郭登降施靡正
不平貌隱麟鬱嶠云皆其形勢也郭璞曰衣被豸音蟲豸
曰郭云施陂池狎豸也索隱曰郭璞云陂池豸
靡猶連延陂池狎豸也索隱曰郭璞云陂池豸
頽貌陂音被沈溶淫鬻索隱曰郭璞云游激渚衍貌
皮狎音被沈溶淫鬻索隱曰郭璞云游激渚衍貌
云水流給散渙夷陸索隱曰司馬彪曰陸亭阜千里
谷之間靡不被築郭璞曰言為亭候於阜陽皆築掩以綠
蕙正義曰張云綠王蕙也蕙蕙草也爾雅云葍一名王蕙
被以江離綠以蘼蕪正義曰綠又反襍以流夷漢書音
夷新專結縷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佈駟案漢書
夷也專結縷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種
者攢戾莎徐廣曰草揭車衡蘭豪本射干徐廣曰

按以下略言草
增集疏曰歲澄若
孫善本作歲澄若
音針乃馬蔬又作
寒將即寒將善本
蓋誤以將作持也
張揖曰歲持缺也
詳見之

揚慎曰形容閑遠
之狀
高儀曰此周覽泛
觀與前之活蕙圖
類間而出之情性
賦之施張亦不得
不然惟日出東

駟案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輿豪本豪髮射干十月
生皆香草○索隱曰案桐君藥錄葍本苗似穹莖
此薑蕪荷索隱曰張揖云此薑蕪于薑也案四民月
羊反柯根旁生筍若芙蓉歲澄若孫郭璞曰歲未
可以為道又治蠱毒也歲澄若孫郭璞曰歲未
香草也索隱曰姚氏以為此前後皆草非橙柚
也漢書作歲持小顏云歲寒漿也持當為符字之
誤爾符鬼自也案今讀者亦呼為登謂登草也姚
氏之孫草似昌蒲而無香也生溪澗中孫音孫
鮮枝黃磔郭璞曰皆未詳○索隱曰張揖云皆草
亦香草也小顏云黃蔣苧青蘋徐廣曰苧音竹
磔者黃肩木恐非也蔣苧青蘋索漢書音義曰蔣
菰也苧二稜○布獲閔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
索隱曰煩音煩郭璞曰香郁郁斐斐眾香發越
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香
盼蜜布寫曖曖苾勃正義曰曖曖奄奄二音皆芳
也於是乎周覽泛觀嗔盼軋沕徐廣曰嗔音田人
郭璞曰皆苾苾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
不可分貌苾苾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

入於西坡八字見而最是有態按此四方大

揚慎曰元祖駐師西印度見其狀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旌星之精聖人在位則奉迎而至能日馳萬千里豈異

如鬼神不可犯也凌約言曰官室本不止此然長途以下木象其美故屬之以形容俯仰而揚慎曰變者山之峯如馬如馳者夷之以為堂堂者增之以如城又因其異而為房

按倦杳眇以下二句一韻得賦体

沼入於西坡東池暮入於苑西坡中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獮狁獮狁音狸一音茅駟案郭璞曰旄旄牛似熊脚銳鬣音獮牛領有肉堆即今之犛牛也張揖云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獮白豹也似熊脚銳鬣音獮無髓食銅鐵音陌犛音狸又音沈牛塵麋漢書音

似鹿而大按麋似水牛赤首圓題郭璞曰題額也所未詳窮

奇象犀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鬣毛其音如鼻牙長一丈犀頭似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

揭河郭璞曰言水漫凍不揭衣獸則麒麟角觴郭璞曰角觴音

蘇武也○索隱曰張揖云雉曰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為弓

騾正義曰騾駝桃徒一音蒙音記駝徒河於是乎

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正義曰彌滿也跨猶騎也高

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軒華棖壁璫索

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陞輿道纏屬步欄周

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巖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

仰攀椽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徐

輿婉蟬於西清漢書音義曰西山出象輿瑞應車也

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止

楊慎曰暴字尤佳
即負暄也

余有丁曰此宮殿
壯麗而神仙游珍
寶出焉
按師古云旁唐
文才也

按師古云旁唐
文才也

見文子

義曰婉蟬宛善二音類云靈園燕於間觀郭璞曰
物蟬婉蟬皆行動之貌也

圍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園衆靈園淳
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淳園是也

暴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倭仙人名也○索隱曰
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速走馬也

應劭曰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
也七誘云飛榮似鳥舒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

中庭槃石振崖徐廣曰振音唇○索隱曰如淳云
頓池外之匡欽嚴倚傾差我磔磔徐廣曰我磔音

五合反○索隱曰埋蒼云磔磔高貌也磔音七
劫反磔音五梅反又字林音磔才匝反磔五匝反

削呼嶒正義曰郭云言玫瑰碧琳珊瑚叢生正義
二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瑤玉芴唐索隱曰郭

言盤瑣編文鱗徐廣曰瑣音赤瑕駁筆索隱曰說
薄亦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標車其間徐廣曰

云選 垂綬琬琰和氏出焉徐廣曰垂綬一作朝
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曰汲冢

平盧橘夏執郭璞曰今蜀中有絡客橙似橘而非
九或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曰應劭云

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
夏執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

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其酢多九月
積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吳錄云建安有

盧橘黑黃甘橙棗徐廣曰音枇杷燃柿徐廣曰
色是也○索隱曰張揖云燃支香草也韋昭曰燃

果也○索隱曰張揖云燃支香草也韋昭曰燃
音汝蕭反郭璞云燃支木也燃音烟此說爲近說

文曰燃棗以爲粉音勤 棹棹厚朴徐廣曰棹音
隱曰司馬彪曰上黨謂之棹棹齊

都賦云棹棹熟也厚朴藥名也 棹棹楊梅徐廣
音弋升反棹棹似柿○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

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荆揚異物志其實外
內著核熟時正櫻桃蒲陶郭璞曰蒲陶似燕萸可

赤味甘酸也

櫻桃蒲陶郭璞曰蒲陶似燕萸可

作酒也○索隱曰張揖

櫻桃蒲陶郭璞曰蒲陶似燕萸可

作酒也○索隱曰張揖

櫻桃蒲陶郭璞曰蒲陶似燕萸可

按焦武曰世謂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足荔枝來謂以果實送也漢已有之杜詩所謂格探荔枝是也武元壽六年南越起扶荔宮杜所得奇草異木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無一生者更年後移植不意後數歲一枯稍茂然無華實帝亦疑之乃曰荔枝死守吏生誅者數人因不復移其其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民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乃罷貢

櫻桃一名舍桃呂氏春秋云鸞鳥隱夫鬱棗格

櫻荔枝徐廣曰鬱一作莫格音若駟索郭璞曰櫻荔枝音杏隱夫未聞○索隱曰晉灼云荔枝大如雞

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屬志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

茂有華朱色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列平北園題丘陵延也音施

紫莖郭璞曰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

沙棠檉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

樂果冬不落也檉華汜檉檉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

以為索也○索隱曰古今字林云檉合檉也郭璞

云檉似白楊素圓而岐有脂而香捷為舍人曰楓

為樹厚葉弱莖太風則鳴故曰攝檉檉平仲留

木也亦云火索木云玉精食其子得仙也

落胥餘仁頻并問徐廣曰頻作賓駟索郭璞曰

皮可作索餘未詳○索隱曰晉灼云留闕未詳司

馬彪云胥邪樹高一尋葉在紅其末異物志實大如

瓢繫在顛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

有膚厚半寸如猪膏裏有汁斗餘清加水味美於

蜜也孟康曰仁頻檉也姚氏云檉一名檉檉木

即仁頻也林邑記云檉葉似甘蕉頻音賓檉檉木

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檉檉檉別名也女貞木

孔子墓後有檉檉樹也荆州記長千仞大連抱身

宜都有喬木叢生名為女貞

條直暢實葉後茂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琴歌

古委呖衡闌砢徐廣曰發音按駟索郭璞曰砢音

字○郭璞云崔錯發砢者啗戾相垂條扶於落葉

也○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索隱曰音所綺反紛容

蕭瑟旖旎從風索隱曰張揖云灑菴赫吸徐廣曰

灑音留菴如字菴古并字吸音翁蓋象金石之

聲正義曰金管籥之音正義曰廣雅云象籥長一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按長嘯哀鳴與前啾啾相應

按至正始言校獵之事

柴池參差也。此虎不齊。旋環後宮。雜遝索輯。徐廣也。此音差。虎音側氏。反。被山緣谷。循阪下。隘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

是玄猿素雌

雌。獲飛鷗。徐廣曰。鷗音于季。反。鷗素。而鼠首。以其顛飛也。索隱曰。郭璞云。鷗鼠也。其狀如兔。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雌音贈。遺之。遺。音誅。玄猿。猿之雄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素色也。獲音古。約。反。雌。今狄尾。端為兩岐。天雨便。以尾插鼻。兩孔。郭璞云。獲色蒼黑。能攫搏人。故云獲也。

蛭。蛭。徐廣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山海。蛭似獼猴。而黃。蛭未聞。索隱曰。張揖云。蛭。蟻也。蛭。蟻也。蟻。獼猴也。顧氏云。崔音塗。卓。反。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為。蟻。獲。孫。即。此。也。字。或。作。蟻。郭璞云。獲。非也。上。已有。蟻。獲。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為。蟻。字。林。云。蟻。音。狄。蛭。二。獸。名。蟻。胡。毅。蛭。徐廣曰。蟻。音。在。廉。反。似。後。黑。身。毅。音。白。狐。子。也。索隱曰。張揖云。蟻。胡。似。獼。猴。頭。上。有。髮。腰。以。後。黑。郭璞曰。毅。似。鼯。而。大。腰。以。後。黃。一。色。

黃腹食獼猴。蛭未聞。姚氏案。山經云。即山有獸狀如龜。白身赤首。其名曰蛭。又說文云。蟻。胡。黑身白腰。若帶。手有長。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正義曰。郭云。互。天蟻。枝格。偃蹇。杪顛。正義曰。氏音。經。互。相。經過。天蟻。枝格。偃蹇。杪顛。正義曰。氏音。偃。音。弭。沼。反。郭云。皆。後。猴。在。樹。於是乎踰絕梁。正義曰。張。共。感。志。態。也。天蟻。類。中。也。於是乎踰絕梁。正義曰。張。云。絕。梁。斷。橋。也。郭。騰。殊。榛。正義曰。榛。任。斤。反。爾。雅。云。梁。厚。石。絕。水。也。騰。殊。榛。云。木。叢。生。為。榛。也。殊。異。也。捷。垂。條。正義曰。捷。音。才。業。反。踰。稀。間。郭璞曰。踰。反。牢。落。陸。離。爛。曼。遠。遷。正義曰。郭云。奔。走。崩。騰。狀。亂。移。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官宿館客。庖

厨不徙。後宮不移。正義曰。說文云。庖。厨。屋。也。玄。註。苞。苴。也。後。宮。內。人。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

子校獵。乘鑿象六玉蚪。徐廣曰。以玉為飾。駟。郭。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

按四校者關校之四面也

按生者言生得之也
按此言凌險阻而獨奇獸

羽染以五米綴以獲
靡雲旗正義曰張云畫能前

皮靴後道游郭璞曰皮靴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

車皆見孫叔奉轡衛公駟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

者衛青也太僕御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

大將軍駟乘也也跋扈從志不安鹵薄矣索隱曰晉灼云扈大鼓

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鼓

嚴簿縱獵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簿也

江河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

騎奮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

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絕郭璞曰絕也音毗博

狼正義曰捕擊也杜林云狼屬千熊熊正義曰張云

黑色熊大於熊黃白色皆能攀於上足野羊郭璞

高樹冬至入穴而蟄治春而出也足野羊郭璞

羊如羊千斤手蒙鴟徐廣曰蘇尾也索隱曰

足謂拍踠殺之蒙鴟徐廣曰蘇尾也索隱曰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按師古云推亦謂之

余有下曰此類有全文重出者至未

為旌有似虹蜺氣

皮靴後道游郭璞曰皮靴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

車皆見孫叔奉轡衛公駟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

者衛青也太僕御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

大將軍駟乘也也跋扈從志不安鹵薄矣索隱曰晉灼云扈大鼓

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鼓

嚴簿縱獵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簿也

江河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

騎奮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

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絕郭璞曰絕也音毗博

狼正義曰捕擊也杜林云狼屬千熊熊正義曰張云

黑色熊大於熊黃白色皆能攀於上足野羊郭璞

高樹冬至入穴而蟄治春而出也足野羊郭璞

羊如羊千斤手蒙鴟徐廣曰蘇尾也索隱曰

足謂拍踠殺之蒙鴟徐廣曰蘇尾也索隱曰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也張揖曰鴟似雉雞關於不知案蒙謂覆而取

檢也

按此言極幽遠而猶奇物也按師古云流難困苦之也

馬波驥曰輕舉款忽之狀極而至乎軼雷足矣又遺光耀于後如見極遠之殊不可極賦之考應是為最

按此言極幽遠而猶奇物也

明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健節

曰浸潭猶漸也漢書作儵遠去郭璞曰浸潭

離輕禽蹇衣依獸轉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蹇音鏡

純白也雷備祥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為羣

軼赤電遺光耀光不及言去速也追惟物出宇

宙正義曰惟物謂游氣飛虛也張揖云天地四方

許說宙往古來今日前許慎云宙與所極也按

公以夏后之璜滿白羽正義曰文穎云引以蓋箭

射父之繁弱正義曰上鳥繁反文穎云管率也

也白羽射游梟標蜚虞郭璞曰梟鳥也似人長眉

身神獸也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燈作徐廣

准的曰藝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颯日正義

音必遙反尔雅云扶搖暴風從下上升上故曰乘虛無與神俱

義廓與天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轉玄鶴亂昆

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適孔鸞促駿驥

徐廣曰麟音躡正義曰麟音適孔鸞促駿驥

去鶴二百六十歲則淺黑色也適孔鸞促駿驥

鷲鳥指鳳皇漢書音義曰適素由反鷲鳥雜友張

名曰鷲鳥也正義曰指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

皇鴈前麟後雞喙燕領蛇頸龜背魚尾駢翼高丈

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首文白經翼文

曰順背文曰義曆文曰仁股文曰信是鳥自歌自

舞雄曰鳳捷駕雛掩焦明揖云鳴似鳳索隱曰張

樂汁圖徵曰鷓明狀似鳳皇宋東白水鳥也○正

義曰按長喙疎翼翹尾非幽閑不集非珍物不食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索隱曰郭璞曰

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北率乎直指闔乎反

鄉慶石闕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駟案漢書音義

曰皆甘泉宮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官名也在息宜

左右觀名也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官名也在息宜

春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西馳宣曲濯鵠牛首

史記卷五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二十七

燕

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登龍臺漢書音義
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觀名在
豐水西掩細柳正義曰郭云觀名
北近渭在昆明南柳市觀士大夫之勤
略鈞獠者之所得獲徐廣曰鈞觀徒車之所轉
也義曰轆踐乘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蹂人民之所
踏躡與其窮極倦劬徐廣曰音劇驚憚惛伏不被創刃
而灰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爾澤於是乎游
戲懈怠置酒乎昊天臺索隱曰撞千石之
平輻輳之宇郭璞曰輻音葛撞千石之
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
中加羽葆其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
上所謂樹鼓日葛夫氏古帝王號呂氏春秋曰葛夫氏樂三人
操牛尾投足以歌索隱曰張揖云葛夫氏樂三人
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
歌八闕日戴民二日玄鳥三日逐草木四日奮

揚漢書作
鑿文作鑿詩作
鑿也尚書大
傳作鑿

五穀五日敬夫常六日建帝功
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陵為之震動徐廣曰川谷為之蕩波巴揄宋蔡
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猿人居其上
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
索隱曰張揖云禮樂記云宋音夏女溺志蔡人謂
員三人楚詞云與謠蔡謳淮文成顛歌郭璞曰未
南員四人于遮曲是其意也
隱曰文穎云文成遠西縣名其縣人善歌顛族舉
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即滇字
遞奏徐廣曰舉金鼓迭起鏗鎗鑼鼙洞心駭耳郭
鼓音鑼馨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
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
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
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
以為節其樂併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
促迅哀切也內出善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

卷之七

索隱曰郭璞云言其觀也靡曼美色於後索隱曰張
列女傳曰榮造爛漫之樂若夫青琴宓妃之徒
揖云靡細曼澤也漢書音
手曰曼服皓齒也義曰音
古神女名索隱曰伏儼云青琴古神女也如淳
曰宓妃伏羲女溺於洛水遂為洛水之神宓音伏
絕殊離俗索隱曰郭璞云妖冶媚都妖好也都雅云
詩云姣人燎兮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
或謂之姣音絞說文曰爛雅也或作閑漢書本作
閑靚莊刻飭便嫋郭璞曰靚莊刻飭便嫋徐
日音娟索隱曰柔撓嫋嫋皆骨體更弱長艷
貌也廣雅云嫋嫋容也張揖曰嫋嫋猶婉婉也
媚媚徐廣曰媚音乃冉反媚音弱索隱曰媚
郭璞云媚媚細弱也世獨繭之禴禴徐廣曰世
顏曰細弱總謂骨體也世獨繭之禴禴徐廣曰世
獨繭繭絲也世獨繭之禴禴徐廣曰世
徐廣曰閭易衣長貌世獨繭之禴禴徐廣曰世
戊削言如刻畫作之世獨繭之禴禴徐廣曰世
連反姚音先微音世獨繭之禴禴徐廣曰世
白結反脣音脣世獨繭之禴禴徐廣曰世
與世殊服芬香溫鬱酷烈淑郁

畫份曰人樂極倦
過則反理最得其
情

拂慎曰此收拾婦
正所謂卒章臨之
于節儉因以風諫

皓齒粲爛宜笑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
眉笑以的長眉連娟微睇
樂音樂也長眉連娟微睇
視遠貌也娟音一全反
也愉音踰往也悅也二義並通
子茫然思似若有凶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
聽餘聞無事弃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
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
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
為農郊以贍萌隸墜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
實陂池而勿禁正義曰實滿也言人滿
勿刃正義曰勿音刃亦滿也言離宮
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

已卷百一

德者

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

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

正義曰六藝云言田獵則通也驚乎仁義之塗覽

游六藝而疾馳於仁義之道也射狸首兼騶虞射

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善惡者射狸首兼騶虞射

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弋玄鶴建

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

千戚載雲罕揜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

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且

中朝鹵簿圖云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

旒車別也揜捕也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也悲仗檀

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云羣雅也

索隱曰張揖云其詩樂樂胥君子樂胥受天之祚

刺賢者不遇明主樂樂胥君子樂胥受天之祚

言王者樂得賢材之人使在位故天修容乎禮園

與義曰福祿也胥音先呂反樂音洛

正義曰禮所以自躬躬于書園明帝主君臣之道

修飾整威儀也

也述易道正義曰易所以潔淨微妙上辨三儀陰

經之要也放怪獸正義曰張揖云苑中登明堂

坐清廟正義曰明堂有五帝廟故恣羣臣奏得失

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正義曰言天下之於斯之時

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

索隱曰漢書作肅然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

猶歛然也音許貴反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

王愨曰相如此賦
失非平日所能辨
者其運思得工亦
已矣矣及是召廷
因以發揮不然何
以不俟士命邊日
請為天子遊獵之
賦是知此賦已平
時製下而非一旦

史記卷五

司馬相如列傳

五

倉卒所能為者西
京傳記謂相如為
上林子虛幾百白
而後就此言似可
信

王維禎曰此子長
史筆斷案而非長
卿自作傳明矣

董祿曰唐蒙武帝
實任之美責焉蓋
蒙無以謝蜀

王世貞曰長卿以
賦為文故難蜀封
禪縣麗而少骨實
傳以文為賦故吊
屈鵬鳥至直而少
致

按非上意三字
喻民本有太史
公特首揭之

揚標曰得苦論之
體裁以大意令使
者與蜀民兩得其
責
茅坤曰兩責兩釋
極得論微體
樓昉曰一篇之文
全是為武帝文過
飾非最善入主心
術然文字委曲回
護出說得不覺又
不全然道使有者
司不是也要教百
姓當一非不是最
善為詳決得苦論
之休

按此發卒之由
揚慎曰不順者已
誅地征何及後師
東指一類是也為
善言實南夷西
夷效貢職爭歸義

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郭璞云愀變色也貌

音作超若自失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已心諱

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

言天子山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

夢所有其眾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

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奢奢

道耳小顏云刪取其謂削除其詞而說相如為郎

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刻失其意也

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徐廣曰羌之別

索隱曰張揖云蒙故鄱陽令為郎中使行略取

之文類曰夜郎犍中皆西南夷後以為犍犍犍為

二郡棘人音發巴蜀吏卒千人索隱曰案巴郡又多

步北反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輿法誅其渠帥漢書曰用巴

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

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

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

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置守備

駭交臂受事誅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

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

曰文穎云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後

不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用讀如字小顏云

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南夷之

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爾非訓至也

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

然正義曰喁五共小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

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西貢委發巴蜀士民

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矣革之事

者是也此兩句開
繳前段意
又曰不然謂道路
非聖之患
楊慎曰皆非陛下
之意也結前亦非
人臣之節也生後
真法曰當時巴蜀
民未嘗知兵故以
邊和之君載者風
示之

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典制驚懼子弟息慮長

老索隱曰張揖云發軍謂發二軍之眾典制謂從

驚懼蜀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

行者或亾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

士聞烽舉燧燔漢書言義曰烽如覆米籩縣著指

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於惡生非編列之民而

與巴蜀異主忒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

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索隱曰如淳

位為連侯居列東第索隱曰列東第

也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

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泯

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

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亾逃抵誅身歿

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幸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

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愷不

當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

因數之以不忠亾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方今由時重煩百姓猶難也已親見近縣

恐遠所給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音

楊慎曰寡廉鮮耻
而俗不長厚本似
不切意者其中必
有利漢報而述者
難通書之
楊慎曰末篇數語
通繳以前意漢文
多此法愚復者有
司之若彼則繳發
軍典制擅為運輸
非陛下之意也
肖愚民之如此則
繳此也自賊殺非
人臣之節身死必
名謚為愚民之

音

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
母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
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一歲道不成。
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
日算法萬萬為億。是時印笮之君長，索隱曰：文穎云：印者
脚所言之也。是時印笮之君長，索隱曰：文穎云：印者
為定笮縣皆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
內臣。妾請吏比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也。天子問
相如，相如曰：印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
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
南夷。索隱曰：張雅云：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蜀灼
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
也。

按至是相如貴
免果得遂題橋
之志
蘇賦曰：相如如，以
汚行，不為於蜀人
既而以賦得華天
子未能有所建，賦
立絲管之善，以自
贖，而開西南夷
逢君之惡，以患
其父母之邦，乃復
私其車服節旄之
美，使知君有察生
驅直詩人致恭，察
持馬如君下里門
之義乎。卓王孫暴
富，迂庸也。故眩而
喜，身蜀多君子，何
喜之有。

索隱曰：案高史名，高長，弩失合是，高長負之，今縣
今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
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郊
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軍，解去平原，君負
爛失，迎公于。蜀人以爲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
於界上，是也。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
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也。於是卓王孫臨
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
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
自以得使，交尚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
人改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
定西夷。印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
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
者舊傳謂之斯，史華陽國志云：印都縣有四部斯。

索隱曰：案高史名，高長，弩失合是，高長負之，今縣
今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
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郊
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軍，解去平原，君負
爛失，迎公于。蜀人以爲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
於界上，是也。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
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也。於是卓王孫臨
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
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
自以得使，交尚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
人改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
定西夷。印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
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
者舊傳謂之斯，史華陽國志云：印都縣有四部斯。

也一除邊關索隱曰張揖云斥廣也益斥廣也折云斥廣也西至沫若水沫若水出蜀廣平微外與青水合也若水出旄牛微外至契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音沫

南至牂牁索隱曰張揖云微塞也為微以木柵水為蠻夷界又音未

通零關道徐廣曰越雋橋孫水孫昭曰為橋以通郡也邛

都索隱曰索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契道通南中置越雋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牁斬竹王首

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讓

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曰索業者本也本由乃著書

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

其使指念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

八載徐廣曰元德茂存乎六世正義曰高祖惠帝

武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羣生潤濡洋

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

風之所被因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作存音女

斯榆舉苞滿索隱曰服虔云夷種結軌還轅索隱曰

輒車迹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

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益

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曰

絡頭也縻牛紉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索隱曰

之士通夜郎之塗二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

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

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焚

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

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

樓昉曰武帝事西
南夷實是好事其
美相如只是強分
疏至以禹治冰為
比可謂聖矣使
人主觀之乃所以
助成其好大喜功
之習非所以正救
其習也然文字自
生
揚其曰羈縻勿絕
蓋分曰古天子所
以羈縻者非以廣
臣民也所以維之
使不為百姓患言
耳
余有下曰此見有
古不為而漢與事

揚慎曰啟者特以
事無用誠中當荷

劉辰翁曰此數語
尤難說旨至意

揚慎曰禹治水之
事證非常之意然
以此漢武帝事四
夷之功則疑非其
倫也
董份曰比禹事雖
不類然正欲以明

○又曰委瑣以下
當者也崇論宏議
以下非常者也威
殊倍異域功之非
常者也疏迷不聞
而下則秦厥成而
天下晏如判

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

者曰鳥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

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惡聞若曹

音鳥鳥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

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索隱曰案常

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曰張揖云非常

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塗出汜濫衍

溢民人登降移徙倚四而不安夏后氏滅之乃堙

鴻水決江疏河漉沈疇留徐廣曰漉一作漉音鹿音災漢

書作漚沉漚災解者不漚分也古音鹿音災漢

宜反漚安也沈漚也音徒暫反

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案謂

其勞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肢膚不生毛

也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肢種也一作膝音湊膚理也

肢音魁○索隱曰張揖云膝一作膝躬體也戚湊

理也韋昭曰肢戚中小毛也胝音真尸反莊子云

禹胝無肢脛不生毛李願云肢白肉也音蒲未反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

位也豈特委瑣握躡索隱曰孔文祥云委瑣

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

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

參天貳地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地也地

與天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

浸薄衍溢索隱曰案浸薄

董份曰相如之文
中間和氣

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禮靡

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地舟輿

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

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

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

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

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葉之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望雨。鰥夫為之垂涕。徐廣曰鰥音庚。索隱曰庚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揚慎曰。夫拯民于

沈溺。至約于逸樂

又括。篇之意。而

總繳之。拯民沈溺

繳前馬治水事。以

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曰張揖云合任

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

登三。餘廣曰咸一作函。駟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

比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帝之德。漢

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二。以漢盈之

楊慎曰：鳴明羅者，之喻所以言非常，固非常情之虛度也。

倪思曰：夏愛舉款，語厚意長，可為奏。

疏法二字，丁句形，空精密雖有字賦，不及此疏也。

董倫曰：具獸亦有，力絕釋者不可，輕犯。

然以漢為五帝之數，自然登於三王之觀者，未

上。也。今本減或作咸，咸是與韋昭之說符也。觀者未

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鷓鴣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

視乎數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

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因遷延

而辭避。索隱曰：案敝罔失，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

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

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官未

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

揚慎曰輕乃乘之
重不以為安而樂
出千有下危之
塗以為娛二百一
篇主意

王整曰起得君
悲慨

銜也周遷輿服志云鈞逆上者為極極在銜中以
鐵為之大如雞子鹽鐵論云無銜極而御禦馬是
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
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亦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
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
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
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索隱曰張揖云畏堂
解規表蓋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
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正義曰括
地志云秦
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里宜春苑在宮
之東社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社南宜春苑中
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
其辭曰登陂池之長阪兮索隱曰陂音何反
陂池徒何反入曾

宮之差哉漢書音義曰空也也
索隱曰空步寸反臨曲江之隄州兮

漢書音義曰隄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表
洲也索隱曰隄音祈隄即崎字謂曲岸頭也有

宮閣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樂游廣在西北是也望南山之

參差巖巖深山之嵒嵒兮徐廣曰嵒音力上反
索隱曰嵒古江反晉灼

日嵒音籠古嵒字蕭該云嵒或作嵒長大貌也通谷嵒兮索隱曰嵒音呼舍反

加反漢書作較較然輕舉意也注平阜之廣衍觀眾樹之塢蔓兮

索隱曰蔓音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

瀨索隱曰說文云瀨瀨水流沙上也彌節容與兮索隱曰容與游戲貌也歷

二世持身不謹兮國失勢信讒不寤今宗廟滅

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

魂無歸而不食負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

三十一
司馬相如列傳
三五

董份曰傳居者移易而居也

康海曰古人作文皆有依做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屬平遠遊中語

按格澤句始俱氣之沃也

精因閔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正義曰太玄經云九天謂一為中二為美夫三為從天四為更夫五為時天六為廓夫七為滅天八為沈夫九為成夫嗚呼

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曰百官志云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

也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僂道因曰上

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曰張揖云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未就

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德之傳居山澤間索隱曰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小顏形

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索隱曰韋昭云瘠也文子云堯臞瘦此非帝王之僂

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

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

竭輕舉而遠遊索隱曰如淳云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

也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

竿兮總光耀之采流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

此氣為竿旄葆也總係也係者垂旬始以為轅兮世

彗星而為鬚決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雉雞懸於葆

旒以為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決書音

橋隨風指靡索隱曰掉音徒攬攬捨以為旌兮

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攬長四尺未銳摩屈虹而為

斷虹也紅杏渺以眩滢兮然風涌而雲浮漢書音

始屈虹氣色赤也索隱曰蘇林云眩音心用音麩晉灼云紅赤色貌香渺深

也紅或作作如馬應龍象興之雙翠凌麗兮驟赤螭

青蚪之蚪蚪音蚪低仰天矯据以驕驚兮詘折隆

王維慎曰應危以丁其形客能之變

史記卷三十三

三三

態九得意言

按呼自繼之
繼驟李也屢顯
不吝也

按舒表相也
斗春相也

按舒表相也
斗春相也

窮索隱曰張道口括直項也駢驚音五到反蠖以連卷

索隱曰章昭云蠖龍之形貌沛艾起與乞以怡

也音起碧反連卷音輦卷也吐音居幼反與音許

兮漢書音義曰起與申頭低也吐音居幼反與音許

救反乞舉頭也乞音魚乙反放散畔岸驥以孱顏

索隱曰服虔云馬仰頭其口開正孱顏也韋昭曰

曰顏音吾板云詩云兩服上驥注不驥馬是也

跛輻轄容以委麗今綱繆偃蹇休矣以梁倚徐廣

跛乍前乍卻也陸音五束反跛音對畧反輻鳥高

反轄音易綱一作離矣音他畧反明案漢書音義

曰林魚走也梁倚相音也索隱曰張道曰陸音義

疾行五前却也輻輳音自吐舌也陸音音若果反

音楮思反輻音過輳音易輻音徒也反音若果反

蹇知恭也廣雅曰偃蹇天也韋昭曰口大音畧畧

反相如傳曰修糾莫少山豈少陽以彤路兮徐廣曰

至也索隱曰夢音了耳音五到反小顏云叫晷

高舉之貌路音徒答反輻音屈三倉云踟著地孫

炎云輻古華蒙踟踞騰而任趨漢書音義曰莫記

界字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竟文在子...

按師古云差錯
交互也據遊重
累也膠葛從文
加也

按呂氏春秋注
云水有五色汝
南有黃水華山
有黑水滂氏有
白水于關有碧
水又括地象曰
金城系河

帝臣駟案漢書音義曰尚王也祝融驚而蹕御兮
岐伯黃帝太醫屬使王方藥正義曰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清
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蹕清氣也
霧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正義曰張云霧氣也
索隱曰絳音神內反使勾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云勾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
兩龍顏云將行領從者也吾欲往乎南嬉歷唐
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
帝堯葬其陽九疑山零山紛湛湛其差錯兮
陵營道縣堯所葬處紛湛湛其差錯兮
反雜速膠葛以方馳索隱曰廣雅云
相紛拏兮索隱曰衛音昌勇
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
坦徑入靈主之研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屈疊鬼
嶮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
解曰替鬼谷於北辰也正義曰嶮音危

音力罪反鬼音烏也同張云嶮音鬼嶮不平也
今揭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曰張云五色之河也
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曰姚云大荒西經
之山投物輒物然括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交
國北阿傳連山南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
一里溪天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流流入海
傳連山一名崑崙山其山為主在雍州西南一萬
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抗絕浮渚而涉流沙
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也漢書音義曰帆船也絕
渡也音義曰總極蔥嶺
音義曰總極蔥嶺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山也馮夷河伯字也
貽駟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
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登大川正義曰姓馮名
夷以庚日溺於河常時若夢寐混濁兮召
以庚日好馬成天誅風伯正義曰張云
正義曰應云屏翳也誅風伯
神使也正義曰張云
師正義曰沙州西望崑崙之輒正義曰張云海內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
增城九重西面九井以玉為檻有五百里開明獸守
之枯地志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太守馬
國秦人後魏昭成帝建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
炭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休周穆王見西王母
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
若神宮又刪此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江
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傳建山亦名建山
入山亦名崑崙山恒河出其南吐飾子且經天竺
口經安山馮水今名爲海海出善於西北隅吐牛
東北流經極澤港出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
其三河云天山入海各二萬里此謂天崑崙肅州謂
小崑崙也禹本紀云崑崙出崑崙一十五
徑馳乎三危云三危山在沙州東南三十里排闥
闔而入帝宮兮正義曰幸昭云闔閭閭也淮南
載玉女而與之歸正義曰乘七等女斜閭風而搖
集兮正義曰張云問風在崑崙閭闔元鳥騰而一
止漢書音義曰元鳥然也此回陰山翔以紅曲也

王維禎曰自世風
并倉曼延淫瀆至
載玉女語使人駭
驚而卒歸之正蓋
西王母教誨是也
倪思曰群仙以降
曼延淫瀆至載玉
女使人駭且欲侮
而卒歸之正蓋西
王母教誨使水意
消何神仙之足言
未遠遊知又似有
所未見未音以爲
虛無也虛無之美
者也
王整曰陟岩至此
振矣
增王世貞曰自古

曰張云陰山在大崑
崙西二千七百里
吾乃今自睹西王母矐然白
首徐廣曰矐音下沃反○索隱曰矐音鶴○正義
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鬢矐然
白首石城金截勝而充處兮郭璞曰勝下勝也
充居其中○亦幸有一足鳥爲之使○正義曰張
之華勝也漢代謂○取食在昆墟之北○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
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
在崑崙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殮朝霞兮噍咀芝英
今幾瓊華○徐廣曰噉音祈小食也○噉侵濤而高縱
今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噉音噉○索隱曰漢書
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
倒景曰在下○正義曰張云豐崇雲師也淮南子
云季春三月豐崇乃出以糝雨按豐崇將雲雨故
云滂也游道而脩降兮車也脩長也降下也

文章於不主末必
遇亡者政不心佳
耳欲司馬相如於
漢武帝奏子虛賦
不謂其今人至矣
曰朕獨不得此人
同時哉奏夫人賦
則大悅朝然有
交雲之氣似游天
地間既死家其
神善其
千古君臣相
之且不能相矣
蓋此賦專頌大人
也

黃腹曰相如素行
不謹立朝專是食
君之語或若以
其文思取之不知
大人等則封禪等
書正其益之具
也尚足當其類聞
哉

拔言風志見其
遠也注風鳴之
去聲

楊慎曰初言自吉
以來封禪者七十
二君又言軒轅之
前遠不可詳聞
載籍之傳可現者
則身重若而下惟
周為盛而近于疾
故也以此周之封禪
者比擬言之先言
周光緒尤絕迹而
後言其不封禪之
也

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上垠遠
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
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廢廊而無天禔眩眠而無
見兮聽倘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
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夫人之頌天子大說
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
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
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
漢書有諫大人而相如已歿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
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長
卿未歿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
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

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是迄今生民歷撰列
辟以迄于秦徐廣曰伊一作選也索率邇者踵武

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亦也循省近世之遺迹
○索隱曰言循覽近代之事則踵蹈者可知也

迭聽者風聲徐廣曰迭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也
之事則者在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風雅之聲也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也索隱曰胡廣云紛亂也論貌續昭夏崇號謚畧

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山者
七十有二君○索隱曰見罔若淑而不昌疇迭失

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罔若淑而不昌疇迭失
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凶

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

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書
也案天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封禪書第五十五

故其結之口進議
之通何其矣欲進
謂周也諫請侯也

董份曰千載而聲
教始絕見其遠也
故曰董份

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
文王改制爰周到隆徐廣曰到益字誤皇甫諡曰
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到字宜為孰乎
或為胙北地有郁郅縣胙大也音實與案漢書音
義曰到至也索隱曰爰於及也到大也或也與
光云到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設皆非也以言
文王改制及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又正
周而大盛也索隱曰應而後陵夷衰微
太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曰應而後陵夷衰微
勁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索隱曰應而後陵夷衰微
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豈不善
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漢書音義曰濛濛易豐也憲度著明
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祚而崇
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繼祚謂成王也而謂文
武者道成也武也周人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
法易故也漢書音義曰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漢書音義曰未有

董份曰大賤周而
進漢故考文人之
辭然不如是不足
以挫抑而祭氣

楊桓曰徐楚金云
意字諸解惟鄭德
得之徐廣瑞未臆
說字亦據此文
而傳會之耳

殊允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彼躡梁父登泰山建
顯號施尊名太漢之德遂涌原泉韋昭曰漢德遂
也又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
湧瀾漫衍列魄四塞雲軍霧散徐廣曰上暢九垓
下派八埏徐廣曰音衍案漢書音義曰暢達也
德上達於九重之天徐廣曰音懷生之類霑濡浸潤揚氣漢
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沫漢書音義曰邇
關廣也永乎也恩德北之於沫首惡湮沒闇昧昭哲
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
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
日面然後罔騶虞之珍羣徵麋鹿之怪獸漢書音
選也麋鹿得其奇藥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微
怪者謂獲麟也藥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微
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也明案漢
日鄭德云藥釋也說文嘉禾一名藥字林云禾一

尾卷百廿
同馬口口專

董六德謂... 獲周餘珍... 龜于岐

兩角其... 獲周餘珍... 龜于岐

義曰餘... 獲周餘珍... 龜于岐

漢書音... 獲周餘珍... 龜于岐

山言見... 獲周餘珍... 龜于岐

下余吾... 獲周餘珍... 龜于岐

日服度... 獲周餘珍... 龜于岐

黃似麟... 獲周餘珍... 龜于岐

有兩角... 獲周餘珍... 龜于岐

接故靈... 獲周餘珍... 龜于岐

矣郭璞... 獲周餘珍... 龜于岐

哉符瑞... 獲周餘珍... 龜于岐

杭休之... 獲周餘珍... 龜于岐

也微夫... 獲周餘珍... 龜于岐

大紅山... 獲周餘珍... 龜于岐

日爽差... 獲周餘珍... 龜于岐

周未可... 獲周餘珍... 龜于岐

楊慎曰... 大司馬進言

按諸夏... 符瑞象而

下言功... 符瑞象而

符瑞象... 符瑞象而

符瑞象... 符瑞象而

符瑞象... 符瑞象而

符瑞象... 符瑞象而

符瑞象... 符瑞象而

符瑞象... 符瑞象而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揚慎曰或謂而下
言天示以符瑞不
可以疑奉天意以
行事宜謂進越中
言不封禪之爽也
按乃廢侯書作
留

揚慎曰聖王乘齊
而下勸之也雜唐
紳先生而下明之

揚慎曰或謂而下
言天示以符瑞不
可以疑奉天意以
行事宜謂進越中
言不封禪之爽也
按乃廢侯書作
留

而弗發也擊三神之驩徐廣曰擊彼言垂也駟案

泰山梁父也索隱曰徐氏云擊猶非也應劭

擊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

祗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缺王道之儀羣臣恐焉或謂且天為

質間珍符固不可疑漢書音義曰言天道廣味若

然舜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

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

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說者向何稱

於後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而云七十

二君乎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主是各並時而榮

封禪使說者尚何稱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

事不為進越索隱曰文穎云越踰故聖王弗替而

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款誠也勤功中獄

以彰至道發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

皇哉斯事夫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

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耀日

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徐廣曰錯音唐駟案

使諸儒記功著業得朝日月末光殊絕徐廣曰錯音唐駟案

按師古云板除
也後師者除去
也

按文親云木經
增也為七也師
古云據布也

按此書之慧惟
欲入主榮虛声
以誌後世相
如既後矣何以
此為

按此說為天子
俞可之辭

劉辰翁曰頌當分
為末章首章言其
盛時兩佳章之瑞
二章言德澤流而
物懷慰以與大山
之聖章三章四章
五章言德澤流而
之瑞時所以蓋瑞
于人以為受命之
符六章以上符瑞
上者依類托寓而
論亦不使對神也
未效詩所以言天
符不可違而王道
不可缺也

倪思曰啟上
謂鳳曰蓋聞其
聲又曰茲亦於寤
謂神亦有神神

余有子曰據漢
書作

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

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

班班之獸馮下三章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

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甘露時雨厥壤可

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甚反○索

貌也嘉穀不穗我穡曷蓄徐廣曰何所非唯雨之

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汜專獲之專○索隱曰胡廣

云汜普也言兩澤非偏於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

山顯位望君之來華昭曰名山大山君乎君乎疾

不邁哉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也邁般般之獸樂我

君聞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白質黑章其儀可

嘉收收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收音曼和貌也能

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

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茲亦於舜虞氏

以興索隱曰文穎云舜百獸率濯濯之麟游彼靈

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

孟冬十月君御郊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祉三代之

前益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曰胡廣云

采色炫耀燿炳輝煌徐廣曰燿音亮正陽顯魁覺寤

黎烝明也謂南面受朝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

乘索隱曰如淳云書傳所載其比類以為漢士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諄漢書音義曰天之命

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依類託寓論以卦繇漢書

必得詩然有諱言也

此曰封禪書云
事類記寄以喻封禪者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
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
殿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
徐廣曰元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
待五年也嶽正義曰嵩高也在洛州封于太山正義曰在兗
州博城縣西北二十二里

北三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泰山下此東其相如他所著
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
不采采其尤者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
言符河陽之屬○索隱曰李奇云隱猶微也言易
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弑而經不書諱之也
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

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
王公列在位大人之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
德下及衆民者也

上章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已之憂苦其流
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人
其上故詩緯云小雅譏已得失及於上也所
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
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
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
雅不已翻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貴卓氏其孝無方其
才足倚子虛過屯上林非後駟馬還却百金獻
後惜哉封禪
遺文悼小

揚慎曰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
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
司馬相如封禪書

曰寓寄也繼以山也言依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
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
殿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
徐廣曰元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
待五年也嶽正義曰嵩高也在洛州封于太山正義曰在兗
州博城縣西北二十二里

北三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泰山下此東其相如他所著
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
不采采其尤者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
言符河陽之屬○索隱曰李奇云隱猶微也言易
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弑而經不書諱之也
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

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
王公列在位大人之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
德下及衆民者也

上章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已之憂苦其流
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人
其上故詩緯云小雅譏已得失及於上也所
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
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
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
雅不已翻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貴卓氏其孝無方其
才足倚子虛過屯上林非後駟馬還却百金獻
後惜哉封禪
遺文悼小

揚慎曰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
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
司馬相如封禪書

史記卷五十七

封禪書

司馬相如封禪書

三

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諫故戰國
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
旨惟揚子
枚錄得之

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
傳然其所敘乃記自少及長其自敘而
巴今考之其本傳未見其為自敘又云相如
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持為美
談恐未必然然意者集載本傳如
賈誼新書未篇故以為自敘歟

王維禎曰傳中敘相如子虛賦上林賦
巴蜀檄通西南夷語問諫獵書直春宮
大人賦封禪書並見相如
優於文才而短于行檢

麥約言曰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成獻
諛然予觀太史公自序傳其父談曰天子
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不得從行是命
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為盛有事為榮蓋
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見武帝改正
易服定制度典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
後世當其時謂可秉筆在附不廢由是草
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成則初意不獲
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屬其妻身
後上之此其為計矣奪心之所致耳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吳興凌雅隆輯
溫陵李光緒增補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王維禎曰此傳抱
見淮南騷怨文而
仁厚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
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趙王獻

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

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以栢人事發覺拜逮

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

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

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

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志

節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令呂后

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

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

王慎中曰孝惠呂
后時正呂后滅諸
王時也使厲王蚤
不附呂后其不同
如也意等者幾希太
史公提謂呂后時
句何等嘆有

董份曰厲王以
毋殺殺父而指數
其罪皆當辟陽本
有死罪故赦弗治

劉辰翁曰厲王生
不知母長而不志
休恨身危孔法以
其恨身危孔法以

自稱此志豈不亦
天壤相磨可歎
誦我文帝傷其志

妾約言曰厲王自
幼子於呂氏見齊
合其之善於呂后而
言死不從者稔矣
其心有不甘者
况有弗與其母之
故也

王慎中曰傷其志
弗治呂文帝之友
愛然淮南王之驕
恣益甚矣

世縣也。案隱曰案漢書作母家高祖十一年十月

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

四郡。徐廣曰九江廬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

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

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

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

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圍獵與上同

車常謂上太兒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

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伏後辟陽侯其父

書作裴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伏後辟陽侯其父

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錘也令從者魏敬到之正義

日到古鼎反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

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

也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

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

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

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

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

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

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反谷

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

東北四十里故城在雍州醴泉縣

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

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

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

唐順之曰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叙事申但于初案內詳之

王維慎曰此後言必稱長以避王廢王稱也

按殺無罪者皆以殺正見淮南王稱恣之實楊植曰命者則命也詐捕命者則命也詐捕命者則命也詐捕命者則命也

臣福味久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大夫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但贊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夫但及仕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闔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

娶婦以一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子與故中尉簡思謀殺以閉口索隱曰簡思助傳則作開已字音亦同正義為棺槨衣衾日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日也正義葬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餘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詐也實葬名在肥陵又伴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命者當捕不命者而詐捕命者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且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且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

按淮南本相春也

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兼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久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而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久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

淮南王罪案則漢臣執法漢王友愛魏然可見胡謂其不相容邪

麥約言曰常止驕淮南王時益何不將益何不言據益又不言其所以處非為約之忠

王其赦長少罪廢勿王臣倉等昧久言長有大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中郵徐廣曰嚴道有中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遣其子母從居嚴道有郵也食器席蓐臣等昧久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事可其奏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死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第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

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淮南

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

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

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久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令

發封以次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

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

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

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而乃以列侯葬淮南王

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

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

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

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

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

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贊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

相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

顯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顯頊者而堯舜竄

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土三苗伯鯀及驩堯

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

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

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

王正義曰謚法云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

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上憐淮南

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歿乃立其二子阜陵

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

按始曰驕寒既
目益驕恣至其
自言亦曰吾以
驕故一篇血味
不脫一驕字

袁盎曰丞相在
史法法而空即欲
用益之刻也情邪
亦大過也
亦大過也
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而乃以列侯葬淮南王
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
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
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

田汝成曰謂帝驕
其弟則可謂帝不
容其弟則不可

王維祺曰現文帝
始末如淮南以及
其子則豈有殺弟
心邪

按此補東城侯
一也周處外
那室曰扶顛持危
謂之道也相而講
將扶持之道也
故淮南以完
張之象曰淮南用
名不遠君實則為
漢可謂善用權者

因成成曰此段叙
三王所以慮吳者
賢否具見而景帝
或因或徒之故褒
貶厲焉辭不煩而
意自足
劉辰翁曰淮南王
以下二十七字係
其人有其書其地

其才能風流然入
怨望粹不能得
王維頓曰安有父
子之痛而不明君
臣之義何也
董份曰勢為肺腑
大臣而言欲如此
其不亦族者真幸
也
喘有光曰淮南不
執之謀實同蚡有
以教之小人之能
獨人固如此

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蒙
無後也孝景二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
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
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
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徐廣曰曲城侯姓曲
名捷其父名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
逢高祖功臣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
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身
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
褒之及蒙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
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曰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
王或時欲呼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
朝系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
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
武帝以安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官車一日屢駕
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
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波伍
被毛被晉昌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
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
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
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
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

倪思曰謀情委曲
難知太史公墓寫
得盡

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詬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詞。長安徐廣曰：詞，何侯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詞，捕也。孟康曰：詞音偵。西方人以反問為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王謀為反，其先適命氏女也。王謀為反，其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

田宅矣。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毆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索隱曰：索，巧者。及謂善用劍也。

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

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

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河南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也。王王后計欲無遺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

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不逮請河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永留太子，逮不遣

南也。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壽，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壽，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壽，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壽，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壽，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壽，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壽，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

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壽，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

郎中令
之長斥免也

某地曰中尉殷宏
可謂入危疑而不
亂者

王莽百兩詔弗許
兩公卿請文法古
雅可規漢世其
非

按此言上无男
漢不治即喜即
言漢廷治有男
士怒此二句未
法與晉晏傳其
在朝君語及之
即危言不及之
今單于即能服
天子自將兵討
即不能取南面
而臣于漢等語
相類

聽王使入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
久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
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
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入刺殺淮南中
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
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
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
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
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
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
注梁孝王傳云謂
岐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
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

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
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
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
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
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
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言上無男漢不
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
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曰伍被楚人
後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
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
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官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
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
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

王莽曰漢書取為
被傳成失

按百年之秦近
世之吳楚作兩
柱下分段照應

萬世之後吾寧能北向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
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
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
乃曰。臣今身糜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官中
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擊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
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
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
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
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
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
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
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

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
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
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
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
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
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
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
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
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
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
京賦曰。振子萬童。駟案。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
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二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

陳沂曰按任靈死後趙作始自為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耳

秦約言曰始曰十家而五次曰十家而六又次曰十家而七唐政日益熾民心日益離太史公言當時景象若目擊然

田汝成曰今太王二句過下入題聯

給死無遺 黃洪憲曰文武因天心以動便也文武之時高帝因時可而動便是高帝之天故得天下之易吳楚逆天不知時是以身死為天下笑未以淮南比之整人可鑒且文字之為利立而不能奪淮南之心何耶

按淮南天道而不動何反應動因天心而動作因秦之公而動動百

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曹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

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禮飲酒必祭示有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一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寶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歿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

之不用王子比于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子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莊芷。以元朔

事建曰：建以父怨，欲殺淮南陰事，審卿以父怨，深購淮南事，適逢其會，亦奇矣。

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太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

陳沉曰上極言天下之治見民心之未去此極美大將之才見漢庭之有

入議論甚正
增李廷机曰以下曰欲發曰未發曰計未決又曰恐國陰事且各有其相二石不謂曰恐無功太史公皆極方描寫

被男子之所死
者一言此激發
伍被為已死也
吳何知反謂吳
不知所以反故
德漢將得過成
皇耳
王維積曰漢將一
日句說得英特明
爽

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

道行南越賓服羌棘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

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各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

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

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

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

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

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

山若蜚材幹絕入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

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

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不通須士卒盡

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

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

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

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

非也吳王不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歿丹徒頭足異

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唯苦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

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

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必一詩耳贊曰或有二言之交以下成

矣且吳何知反贊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漢將一

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寒成臯今

我冷樓緩先要成臯之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

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周

名正義曰成臯故在河南灑水縣東南二里周

被下頽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正義曰轅轅故關

在河南緱氏縣南

陳汜曰有禍无福
之官似有未斷者
何其見之不終耶

隱曰劉氏鐵音五百裏反鑿音
自各反又饒鄒音日機鏢音廉
公何以言有禍無

按被非一日
時之言故重疊
不自覺耳

曰被實為淮
反而史記所
被請更自告之
其補不无節
而太史公且載之

史記卷八十一

史記卷八十一

三

佳

佳

佳

佳

四十里伊闕故關在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旱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禍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主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商成之眾饑饉棘矜也徐廣曰大鏢謂之削音

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不從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索索隱曰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嗚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胡方之郡田地

史記卷八十一

三

佳

佳

佳

佳

所以徵見被之冤
狀而思之尋殺
也然被以人言
教其生詐為祭書
徒速以激下及上
固漢法所誅矣
湯論殺之是也使
徒以其文辭而欲
原其反逆其本未
豈然乎
王維慎曰前多美
詞未乃為書逆計
何其智愚相背哉

光緒曰按淮南
嘗作堯戒有云
戰慄栗且謹
一日人莫能欺

此而顯於至只
十七字何等高
致憤其以如此
之材不務專審
臣或以叛逆
惟之及讀大吏
公云此非彼手
過亦其臣下漸
靡使然則伍
被固為之廷耳
被誠利口哉

唐順之曰其謀比
之曰伯相將軍
諸人不遠遠矣此
亦其計也
元為入將乎
陳仁子曰士欲患

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為
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
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死元其耐有故曰耐古耐
後字從多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耐
蕭白案耐猶任也蘇林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
能任其罪耐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
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為為左右
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灼
日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也如此則民怨諸侯
懼徐廣曰淮南即使辯武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仕
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
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
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

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
解身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
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
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耳王
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
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
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衣也持羽
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
入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
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
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徐廣曰在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子

受命主當以義以
力爭不實通詞以
中夾被論大楚之
得失援秦漢之
與此其論正者
洗此不交矣知淮
南之心不有所忌
而不敢發及轉
為必不得已之論
既欲詐為丞相御
史書從豪傑以激
民怨又詐為詔獄
書誅諸侯太子及
幸臣以懼諸侯與
前之說實為二人
被誅官故著之
以為大臣之戒

蘇林曰下雒縣名○索隱曰結九江之浦絕豫章
雒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
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
之下東收江都會稽也○會稽蘇州也
南通勁越
屈疆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舍無以易
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
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
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卒欲殺而
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
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
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
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
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

陳繁典曰余按
班史贊曰伍被受
於危國忠不終節
詐營誅夷不亦宜
乎此固然矣竊謂
同進固為不執節
受亦為不忠伍被
處此實也卒之其
於惡黨者其依土
之附屬也惟哉

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
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殺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
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
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
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
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
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
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承
相諸侯議也○索隱曰案肄習也音異趙王彭祖
列侯臣讓等四十二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
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
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榮惑百姓倍畔

淮南王

王蓋曰按淮南王
逆節萌于田蚡
將誅意粉可謂將
者也

○焦竑曰漢制凡
吏初除皆曰試守
滿歲為真始給全
俸今所謂比即初
試之吏與為真之
吏相若者也非謂
真二百石及秩比
二百石之說

王蓋曰本只是非
更相用也奇甚
○徐中行曰余讀
史見淮南以反誅
○淮南公之味又
見鶴鳴天上天賦
○淮南以反誅
○一家所載不同
不能無疑讀者與
漢武求仙求淮南
○淮南之書而不得
故謀之

○脫夫凡胎身實
未曾得而誅也
○審是伍被其同
死哉

王維楨曰先叙衡
山王諸妃及男女
于前而後之所以
相傾者始不紊
茅坤曰次衡山王
諸后妃男女或名
或不名後有覆泉

○淮南公之味又
見鶴鳴天上天賦
○淮南以反誅
○一家所載不同
不能無疑讀者與
漢武求仙求淮南
○淮南之書而不得
故謀之

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
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
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一
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此宗室近幸臣不在法
中者不能相效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
更其非更他贖或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以章臣
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
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
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
十月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
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
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

○淮南公之味又
見鶴鳴天上天賦
○淮南以反誅
○一家所載不同
不能無疑讀者與
漢武求仙求淮南
○淮南之書而不得
故謀之

衡山王賜主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生子三人長男

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

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

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

反具赤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拜元光六年衡

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

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

其獄主使入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

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

除國中今王惡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

天子皆為置吏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

○淮南公之味又
見鶴鳴天上天賦
○淮南以反誅
○一家所載不同
不能無疑讀者與
漢武求仙求淮南
○淮南之書而不得
故謀之

後漢書作
從注從子勇
反更言勇

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
日密謀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
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
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
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
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伏後案奴姪又與客姪太
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
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
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答太子元朔四年
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曰義王疑太子使
人傷之答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待孝王后
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言色王大怒

按此漢下教後
字掃摩王后隱

王重百太子遺
不能直道以若
所為精止謗之術
固亦甚矣

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拜
廢孝王后有侍者舍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
孝亂以汙之欲拜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
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
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
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答之太子知王常欲
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姪無采與
奴姪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入止之莫能
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
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
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
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

王章曰望如是三
字提後此一段甚
有綱領非其心事
且暴自矣

都人救赫陳喜作朝車鏃矢徐廣曰朝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

救漢書作救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立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

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長淮南

起拜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

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

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

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入上書

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索隱曰嬴音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

長安上書索隱曰嬴音言孝作朝車鏃矢與王御

者奸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

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三國除車印上

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

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

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

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

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

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

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曰案漢書表

索隱曰案漢書表太行息索隱曰案漢書表即問王王具以

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

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

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奸棄市王后徐

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

六初意同此傳起
處尤以王后諸妃
及男之德叙于前
未以後復以王后諸

教楚卒以伯焚
姬有方焉

王維楨曰无他異
政皆便民者行也

朱應登曰孫叔敖
弛庫車之令而高
其楯者示之行也
西門豹罷河伯之
聘而懲其渠者示
之好也

按詩外傳云
子產之治鄭一
年而有罰之過
省二年而刑殺
之罪三年而
庫充物人故民

以水徐廣曰乘多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

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

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

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

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

好庫車索隱曰庫車音婢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

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楯索隱曰楯門限乘車者皆

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

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

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

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皇覽曰叔敖冢在

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陵故城中

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

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

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

為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

摯作相之事抑別有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太

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

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為相一年豎

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

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

賈其貴賤不豫定賈

賈其貴賤不豫定賈

婦之如承下
愛之如孝子
父母子產病將
死國人皆呼喪
曰誰可使代子
產死者乎及其
不免死也士太
夫哭之于朝商
買哭之于市費
夫哭之于野哭
于產者皆如喪
父母

遂葬外德云
其明于魚也
有也故老子曰
吾以死而身先
非以其死也乎
故曰成其死詩
曰思無邪此之
謂也

勿謂者曰追殺入
者其父也者何
不與之而俱心不
然不與言于庭而
父殺人之惡不聞
于人亦得所以為
父隱之道矣乃持
厚之信以伏斧
可哀矣哉
邵宣曰君子之論
者當謂竊負而逃
舜為子然且可
為而竊負不可乎
雖然下葬一寺則
者其後幾矣
楊慎曰新序亦載
此事宋更編當
念死
王世貞曰余少
買太史公書商亦
之至諸傳皆相宜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言士民

無一尺方板之籍書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

年而歿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歿乎民

將安歸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歿孔

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

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哭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

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

天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

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

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

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

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

所歸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

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擊焉

使入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

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歿王曰追而不及

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

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

歿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歿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過聽殺人自拘

當歿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

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

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

願游俠甚得瑯琊
類也乃彼不載循
吏而傳中斷載家
二教人耳河南守
景公治行為天下
第一固嘗存實生
矣史不詳其案公
名所以稱第一
狀何者其載大史
公之畧於史也蓋
史至班固而後定
也
楊慎曰春語可韻
而句法奇
黃震曰孫叔敖使
民自高其庫得誘
民之術也公休
不受魚謹律身之
常也石奢以父殺
人李禹以弟所殺
人皆自殺皆准能
之事也

王維楨曰始末所
具不足信直更不
雜以他事
茅坤曰通篇以仇
直摹寫沒顯為精
神而不空老術亦
稍見

楊慎曰然字有屬
下句又有乃看他
便別至補制又別
其平生如此故所
至為朝廷重

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
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刑則成公以臣
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
也又尚書曰服念五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
六日至干旬時是也
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于產病歿鄭
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

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休國良
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救父非
憚李離伏劍
為法而然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

吳興凌稚隆輯
溫陵李光縉增補

汲黯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曰六國時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

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

罷後莊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

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

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

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

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

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

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

榮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雷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

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

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

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

農推官屬丞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

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

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

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

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

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

顏色常慕傅柏表益之為人也應劭曰傳柏梁人

索隱曰傳音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登棄徐廣

云名棄疾○索隱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

日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

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

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

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

怒变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

矣及黯之贛也索隱曰贛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也本意陷主於不義

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

王維曰此斷述黯性任他人或用在首或子尾則為常大史公微乘間入此非漫及也茅坤曰此黯行如此者欲為後世張本耳董份曰言其所善以見黯之善

劉辰翁曰昔子長極意發明其入善意夫鄭當時亦借以明之皆傳中品目也

黃震曰汲黯以純剛至正之氣直出漢廷之右自天子以下皆服之豈雖不用漢鼎之增重亦多矣子曰積也然焉漢剛雖廢也然焉漢剛雖廢也然焉

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賜也

日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反終不愈最後病莊

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

董份曰助能免歸之為久亦知入矣

崔詵曰漢武帝雄才大略智臣漢士或以優畜或以順使一犯禁戒刑辟

謂其邊路狀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

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衰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

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

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如淳曰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

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

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

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

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上分

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索隱曰喻音庾案漢然至

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

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

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

謂其邊路狀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

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衰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

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

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如淳曰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

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

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

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

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上分

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

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

吏專深索隱曰音巧詆索隱曰音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

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

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

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

楊慎曰其言深文

巧詆至以勝為功

何其深切痛至非

若成則陸惻惻周

謹不能為此言也

班史云之非是

目為功耳

余有丁曰披謂湯

唐順之曰得田餘
擬大將軍亦兩也
叙

揚雄曰大將軍有
指客反不重即句
其而簡大將軍又
其于平生句有

蓋份曰黯以直道
責大夫持朝廷議
則可至以已官職
而望君上數人之
進則起矣故史著
其補心而漢武亦
得訊其不辜也
按文字云虛先
因循文後而不

先辟者積薪燎
後者處上汲長
孫家黃老之言
故引而用之耳

光緒曰按呂刑
云上下比罪言
於法无條則上
比重罪下比輕
罪上下相比規
其所犯當與誰
同然後定法如
今律无明文則
詐用例也然當
上下比罪之時
蓋因緣為奸
差錯若比如長
安賈人與渾邪

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

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

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

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指客反不重邪大

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

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外義難惑

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

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

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專用過之黯補心

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

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

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其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

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賞馬索隱曰賞

也音時夜反賞賂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

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

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

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

門如淳曰黃圖未央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

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

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

從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

王市者坐堂
者五百餘人此
則以不可行之
法而強比附者
也不有及長儒
直言民安措足
我長儒之言曰
愚民安所知市
買長安中物而
又吏以為闡出
財物于邊關乎
此則不易之論
余有丁曰上默然
若屋美黠亦危矣

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
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
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闡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
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陛下縱
市買其法一也贊曰無符傳出入為闡陛下縱
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
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及黯之言
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
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
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
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

病力不能任
病力不能任
病力不能任
病力不能任
病力不能任
病力不能任
病力不能任
病力不能任
病力不能任
病力不能任

按黯謂不得
朝廷欲與黯
禁關皆足以
明忠君之心
按黯謂不得
朝廷欲與黯
禁關皆足以
明忠君之心
按黯謂不得
朝廷欲與黯
禁關皆足以
明忠君之心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
力不能任君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
今也謂今日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
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
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
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
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如淳曰舞內懷詐以御主
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
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
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

而淮陽政清

劉辰翁曰因黜故
生究因矣故又及
段志可謂展轉甚
不坊者及言衛人
然後一時出外有
可羨者又與傳第
一語有鬼于古之
術者相笑云

茅坤曰鄭君者豈
其節義之士耶惜
乎太史公不能自
勤為一傳
朱聖曰漢高令諸
故項籍臣名籍謂
之爵達木度鄭君
當勇難德不奉
也

至鄭公則且使
人臣毋效丁公何
也
茅坤曰鄭君于汲
長孺性行不相似
故其好黃若如同
波約言曰曰其慕
長若如恐不見曰
其游知交皆其本
父行曰客先鄭門
以貴下人曰侯上
之間說家傳不言
天下之長者曰推
說及官屬丞史
太史公宛轉摹寫
而鄭君之好賢與
善具見矣
尤縉曰余讀史
至鄭君守楚地
彼不肯為漢王
名籍其事抑何
佛烈也其下當
時以才謹顯位
九卿乃曰置郵
馬請謝客在朝

籍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主相在郡守

石俸月二萬二千石徐廣曰二千石律真二千

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卒後上以黯

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始嫁

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

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

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良宏始事蓋侯

信徐廣曰太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

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

項籍將籍歿已而屬漢高祖冷諸故項籍臣名籍

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鄭君以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死

日梁孝王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六不道四

便贊曰諸郊謂長安四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

請賓客索隱曰置即驛馬謂於置者馬也存

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且常恐不徧

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

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

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

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太農

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

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

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

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侯上之間說未嘗

承意不敢其引
當否又何靡也
茂子哉

茅坤曰好揚士類
亦其生不得死也
揚曰有味甚言
引以為證謂已之
言

按行千里不齋
殺其所予者衆
也

漢世謂受履實
而載車也古非
當時保其為實
客司馬安也

茅坤曰司馬安手
及黠為姑姊兄弟
彼不為則莊地何
耶

茅坤曰此兩人行
言不同而猶意氣
相合其際也賓客
並落故太史合為
一傳以墓寫之
揚慎曰因當時憐
沒黯上有蔗字故
下而註家貧家貧
而後賓客落此兩
人皆居郡卒卒時
復皆無餘財漢書
何談也

王象曰太史公感
慨之言其深情從
朋友不致刑刑中
夫

曾徐中行曰子長
之作史記列傳也

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承吏誠有味

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

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

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

日如淳曰治行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齋糧請

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

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

賈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一作入云

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翹案晉灼曰當時為

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儻也贊曰任人謂保

任是舉者○索隱曰儻音即儻反辜較音姑角謂

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儻入取庸直也或者贊物以

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連負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

任人專其利多連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

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承上

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沒黯

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絮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

益落索隱曰落落零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貨財莊兄

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沒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

則否況眾人乎下韋君公有言徐廣曰却一作却

縣名屬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闔門及廢門外可設

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

曰一歎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

一賤交情乃見沒鄭亦云悲夫

以賈生續屈平之
後而附三騷田賦
之優於孟軻雖年
代遠邇人品不同
然有深意焉第以
及賈與鄭莊同林
則子亦不辭說者
謂長穠任其不能
容人之才當其好
客能推人之賢夫
樂善不若下途
也正台而贊以
與子則以爲賈之
無古遺直也非
人推賢好客之人
也合而贊之此亦
亦只乎知無者也

然交道勢利
翟公

揚慎曰按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
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
盡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
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
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
無以應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
黜賓客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孟嘗君曰
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
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
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以
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
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入書其門曰
一賤交情乃見客因薄矣翟公何怪之有
惜乎無有以二
客之言告之者
黃震曰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
迎津津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頭出入
禁闥補過拾遺切直中書盡漢庭第一帝稍
听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鄭莊委曲禮
下雖少諷諫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
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正義曰姚丞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
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

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

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

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

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

孔子還修正之故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

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

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

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

王維慎曰文李興
廢世代沿革此文
倫之看他叙數千
百年事略充滲漏
金履祥曰直以讀
功令廣厲等官之
略而發嘆蓋嘆不
藝之廢而興之難
也六藝與孔子
至秦而廢漢興之
初尚未能復至武
帝尚儒李招文李
之士而公孫弘能
承輔以受之于是
餘載其諸著功令
所以廣厲等官之
路著于末應篇首
矣揮文字有照應
按首叙孔子刪

詩書在春秋以儒示也

趙恒曰序論大意孔子明王路而和道與於是論次詩書修明禮樂作春秋皆先王之也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云云為王者師孔子之教也並舉於戰國秦坑於秦賴齊魯之士而竟存黃老刑名於漢得齊魯而後傳至公孫弘以春秋白衣云云而後天下孝士靡不繼風為孝官則悼道之無廢而請乎朝者為功令而後天下更士多文李公孫弘奇人也謂齊魯之閑於文全自古以來其天性豈虛哉

李廷机曰規儒林以孔子陳涉為言則知列二人于世家史遷之特筆也其意自春秋以來夫子維持王道之志不遂不絕乎派不止也

期且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

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徐廣曰錄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

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師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小者文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

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效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

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子夏居

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

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

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千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

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別感遵天子之業

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

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温湯之處號愍儒鄉温湯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餘人及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令人言不向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六藝從發機從上真之以士皆壓終乃無聲也

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

歸陳王於是孔田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卒與涉俱歿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音丁革反

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

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

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

樂

樂

樂

樂

先生豈細事哉蓋
甲之知不用不知
勝之不足守也若
知其心以徒以怨
素之志俱死此特
匹夫之氣膽耳耳
足貴哉
按自是以下叙
文字自漢始與

柯維騏曰按漢武
初鄉儒術招長
趙絳王臧等以文
李為公卿欲議古
制則會費太后不

好儒術教誨減干
法諸所及為皆廢
後教年靈太后崩
始復徵文學之士
而公孫弘以布衣
位至通侯使弘與
絳臧易持而任其
過福相迫矣故曰
遇不遇者時也

揚慎曰太史公平
筆書公孫弘以
春秋之義絕臣下
取漢相自序云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
為天子三公為書
不立書皆反詳見
意深歎夫儒效不
白于天下而文奸

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
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太射
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
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
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縮韓信
蘇布之徒相攻反叛征討也亦未暇
遵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
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
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
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
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
即位趙絳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

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

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
扶尤反○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

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
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
韓嬰也

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
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

亦漢已來儒者皆號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

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
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

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制黃老刑名

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

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云自
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

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

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曰自此以下
皆弘奏請之辭制曰益

制曰益

飾詐為學術之羞也

按韓信先不
得推擇為主
父偃李夜橫諸
儒排擯李容李
陵降匈奴隗西
上大夫以為愧
秦漢之後鄉黨
清議猶嚴是以
私官勸學則曰
崇鄉里之化也

聞道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
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
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治聞典禮以為天
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
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
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
日序舒也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其勸善也顯之
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
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
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
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

按列貢父云所
聞者當屬上句
讀

按師古云令縣
今相長相長丞
縣丞也二千
石謂疾守諸王
相也

按師古云言治
禮堂故之官以
看之李禮義而

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
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
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
謂於所部之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
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
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
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
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與等輒以名聞其
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
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
雅正訓辭深厚也
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
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二云次以文學禮義為官遷

禮次治掌故

為之及所以迂
獨留滯之人

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
甄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正義曰補左右內
史後改為左為翊
右秩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
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
策甲科百人補即中乙科二
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
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誦者功令佗如
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
文學之士矣

其地曰太史傳儒
林不採道德之士
及其說經者之直
獨疏金瓶門戶此
其不知李之故也
古人云漢儒傳經
而經以子也亦可
概見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
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
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
曰掃地志云泮宮在交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
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
壁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
案漢書

楊慎曰列子云有
聖者不俱為詩
其教也者靡不
無微也之人亦刑
元

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
冷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
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
郢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戊不好學疾申公及
王郢卒戊立為楚王晉靡申公徐廣曰申公耻之
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
召之乃往徐廣曰魯
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
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
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
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
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
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
詩申公結為御史大夫綰請天子欲立明堂以
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

楊慎曰六藝以經
亦始於孔子經解
再見于此

申時行曰嘗觀

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

史武帝用儒生以趙縉之君三聘申公而力行言卒不用以免縉武而于公聘之之專而去之之暴也

東泉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徐廣日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縉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縉王臧更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口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索隱曰縉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徐偃為膠西中尉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

關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

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以弒也轅固生日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日冠雖救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天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威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

王莽會黃生之論終非按公輔云冠雖

戴之於頭雖履雖新法踐之五米必踐之云冠雖非主亦

按師古云家人言僮隸之屬揚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嘗以固之意欲入以罪餘此于城旦駟刑也儒書于律令非也儒書外自有刑名家何得律令此之

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眼度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言此家人人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乃使固入圈刺豕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表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

徵固諸說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留川側自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索隱曰音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

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案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亨為養，案有廝養，在廝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素獻椽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兒寬，寬為入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成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書古篆，隸推辭，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諸學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按此河圖象數作何圖

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案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亨為養，案有廝養，在廝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素獻椽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兒寬，寬為入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成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書古篆，隸推辭，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諸學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此書得三十一篇

此書得三十一篇

第坤曰以容為禮
禮之巨也太史公
獨筆而著之

者多言禮而曾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

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

高堂生能言之而曾徐生善為容索隱曰漢書作

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

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

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

弟子公口滿意索隱曰公口戶姓滿意名也桓生單

次索隱曰單音善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毀丘蕭

奮徐廣曰屬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

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

音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

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

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

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

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而漢

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

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

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

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

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音人衡胡徐廣曰昔口

臨菑人王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

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

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

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案

古言新
但就其精
方度業不必
見神舒

董仲舒胡
何也弘之治春秋
公如三子三子皆
不與而弘位至公
卿也氏亦微致不
至之意云爾

帝王武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
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
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
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
建元六年
年也仲舒為公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
天子召諸生二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不知其師書徐廣曰舒亦音舒以為下愚於是董仲
舒吏當外詔亦音舒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七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
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
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
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
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
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
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
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較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
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太廣川殷
忠徐廣曰殷一作
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
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
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
夫為郎諫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
以學至太官

按通一作遂與
通同謂名位或
連者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小學始
百矣漢著人立官四方扼腕曲臺築壁書禮之
典化或重言或重言或重言或重言或重言或重言

史記評林卷之百二十一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
溫陵李光縉增補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孔安國曰免苟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何晏曰老氏稱格正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疑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則其未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難止也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觥而為國

索隱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故故謂酷吏本傳也而傳反謂或兩三人錯附數下傳而海內橫被刑戮之慘幾指掌矣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酷吏列傳

董份曰前以孔子
老氏發端故又以
聽訟三語復明其
說此大史照應處
文字之易見者也
按破觚三句師
古云去嚴刑而
從簡易抑巧偽
而務敦厚也

王慎中曰錯非酷
更比也特借言刻
者之不即為耳

唐順之曰酷史十
人行多相類而叙
各不同筆力極其
變化
楊慎曰十人只是
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十人而
罹刑族者八明著
之示戒也

唐順之曰畫地
示刑

余有丁曰按都酷
吏也而有言若此
君子當不以及廢
言

按大史公將叙
都獨先嚴酷而

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
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國謂除其嚴法約三章
耳。斷離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刑為璞也。晉灼
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
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索隱曰在道高后時
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
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
審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
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
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
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
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
也。大陽今陝州河北。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
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
如廁。索隱曰案姬生。野蕪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公一姬復一姬
進天下所少。豈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蕪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

郅都。濟南矚氏。漢書音義曰矚音間小兒痲病也
。索隱曰荀悅書音閑。矚氏劉氏
音並。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

股栗。徐廣曰髀。居歲餘郡中不捨遺。旁十餘郡守
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
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

郎

必先之以廷時
氏社畏罪自重
句所以深者其
失也然都自稱
死節官下及居
邊遠領事初放
不致迫屬開
則都又離吏中
之賢者刺
按太史公傳十
吏相效為酷處
首曰獨先嚴酷
而次則曰治效
郵都曰治類
由等曰治酷干
禹曰治放郵都
曰治甚于守成
曰治放尹齊曰
書放溫舒曰治
舉宜相放曰治
大放張湯曰崇
酷甚于溫舒節
節血味聯絡總
只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郵都酷

尉丞相條侯至賢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
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賢戚列侯宗
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
對簿臨江王欲得方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字
魏其侯使入以聞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
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
法中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
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效素聞郵都
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郵都歿不近雁門匈奴至為
偶人象郵都索隱曰漢書作偶人象案寓即偶也
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
乃竟中都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

曰臨江主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郵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

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常昭曰言急滑賊任威稍

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素官掌佐

秩皆六古石景帝中二年而郵都為守始前數都

尉索隱曰數若周之司馬而郵都為守始前數都

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

善遇與結驩久之郵都歿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

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王

辟不祥天子出行職王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

之象因其治效郵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護景帝受百金之
賜不私臨江如徐
欽之誅皆太后為
之也愛而賞焉以
也惡而死焉何哉
按太史公傳郵
都為人小吏中
間傳益成為人
却提按在首隨
之也
按為入小吏四
句從都守畏如
太府家來

按得成不特庶
弗如都則其端
家數語視都自

無之詞又遠其
矣乃以並列酷
吏則都察哉

倪思曰成傳皆元
事實空自形容欲
畫其為人

按為等視都尉
數句又從為
吏陵其長吏交
來

王玄麟曰黠之正
直所謂仁者之勇
也謂之校可乎周
陽由與曹之靡耳
其可與黠並言乎
及與同傳統不可
而以由與黠俱是
曹為無量也
王慈曰司馬安不
足言也及長稱矯
矯風力不肯為人
下至為周陽由所
抑何哉蓋周陽由
公頗小以黠蓋遠
之非畏之也異日
勝屠不其其侵權
遂為之也

人熾怒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歿即歿少被刑而成極刑自

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

脫鉗鉞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亦至千萬

安可比人乎乃賈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賈音

也又音勢賈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

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

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族周陽故因

姓周陽氏徐廣曰族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

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事

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

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驕恣所愛者

擄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趨其豪

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及

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漢書音義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

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薦也言三人與由

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

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自殺而由棄而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

法太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繫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

故繫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里

封漢繫縣也所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用廉

今在下曰於此又見條處之長者其宰相之官也

按師古云傳謂傳逮卷之之道送赴對也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訛考問也

刻辰翁曰亦其天資偏得之非孝力可至使充功業則幼風而已

按元害者死言莫能破也

凌約言曰諸酷吏之治皆自上以

矣

為冷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

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

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太府今上時禹以刀

筆詳湯傳史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

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

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

見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

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

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曼曰傳考證驗也爰

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

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

隱曰帝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

獄書使他官考實分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

備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

如淳曰法獄之父歿後湯為長安吏父之周陽侯

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帝昭曰為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徧見湯賢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

無害言太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

也湯王治之蘇林曰天子即征豫作陵諱之故言

方中如淳曰太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

常昭曰太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

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

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

兩人各官始局處

余有子日見文法
轉取句最見老吏
手良

按湯浮慕之即
蔡所謂知陰陽

蔡論曰請博士弟
子補廷尉史是湯
巧于類上處

按有上方向文
李至性往釋湯
所言皆湯多計
無容以御人處
所補知陰陽人

主與保主者也
唐順之曰以下章
法皆整

貴公子及惡具見
按漢書聞作問
屬下句讀師古
云明謂非當朝
奏者

倪思曰自應法
即奏

性性釋湯句
蔡所請人主
天恨上七

史記卷百五十五

事禹禹為入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

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

日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

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與長安富賈田甲

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及列九卿叔接天下名

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

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索隱曰乃請博士弟子

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

而著讞決法廷尉黎令索隱曰在板黎令也古以板書

法上所謂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揚主之明奏惠即

譴湯應謝徐廣曰應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

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掾

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曰固為臣議如上

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王坐不用非常釋

聞徐廣曰詔卷聞也如今制白即奏事上善之曰

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

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

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蔡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

皆見原釋湯至於太吏內行條也通賓客飲食於

今有白湯自為
列道以上以寬
是也舜文處

閉如霖曰他載士
所歎釋亦爭一人
卒死他事可知

茅贊曰所排大臣
謂時雖大臣決獄
亦為所排難也漢
書多巧字非

按兵以賦重民
察奸生此用酷
吏之由也一篇
根原在此發之

按告緡解見平
準書

按太史公連曰
青澆曰傷湯曰
怨湯曰害湯又
曰怨之曰患之
曰欲陷之欲及
之又曰有卻曰
心筆極其形容
皆為下文天子
果以湯懷詐使
使責其懷本

按太史公連曰
青澆曰傷湯曰
怨湯曰害湯又
曰怨之曰患之
曰欲陷之欲及
之又曰有卻曰
心筆極其形容
皆為下文天子
果以湯懷詐使
使責其懷本

史記卷百三十一 酷吏列傳

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請

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

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

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

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

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

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

符二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

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請請造

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金緡

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

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從隱不稅有出口之者

與出戶人餘半入官謂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并

富商大賈之家也鉅家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

一算百二十文也鉅家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

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

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

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

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

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賢如此匈奴來請和親

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使上問其便山曰

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

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

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

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

師古曰博古之官皆呼為生

揚雄曰只一伏山其後漢書想至野山頭去痛快未必何奴之為也故曰目此群臣震惜筆意洋溢矣從容叙及于甲甲而湯愈无所容矣

唐順之曰此漢書趙京兆魏丞相本子也謂如無姓名上卷者黃曰三評字墓

也以至擇米故曰適官時或以諸款皆滿故權寄在此署數也非本獄所也

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虚

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

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

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

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

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

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

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托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

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

臣震惜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

時與錢通徐廣曰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

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惠數從中文

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擊謁

居知湯不平使入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

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

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王

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

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

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謂居有

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歿

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

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有謁居弟弗知怨

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獄

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

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理錢於園陵以送外丞相青翟

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

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

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患知故丞相患之三長

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

買臣吳人也此時讀春秋莊助使入言買臣買臣

曹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入言買臣買臣

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

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

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

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

長史見湯湯坐林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

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深怨嘗

欲歿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

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與於六國時剛暴彊人也官

行長入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

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誡體

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餐常凌折之

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

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

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

言左田日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

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買

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

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大
有恨意安得不敏
也湯曰固宜有尤
以文如入語疑之
先知語語湯即湯
至此上輒以買人
居湯上疑湯
餘有下曰湯使謂
長史願湯託言
之至則又相照
按至西又合三
按長短句与上
讀春秋句皆謂
深文勝湯者
中不其恨其不功
中有深意在

董分曰湯念者亦
伴念也檢而不至
主前即反此湯託
故發亦亦用以此
敗

玉維積日前云湯
為御史大夫七歲
敗中云究竟其事
未奏未云長史皆
害湯欲陷之此三
郎者皆叙事起伏
血脉

按以下叙二長
史欺陷之故甚
有條理
某贊曰助使入言
買臣本不功只欲
見買臣所以德助
者本意春秋前以
楚詞幸則皆助力
也至淮南獄事矣

買臣吳人也此時
曹州為會稽郡也
以楚辭與助俱幸
為太中大夫用事
而湯乃為小吏跪
伏使買臣等前已
而湯為廷尉治淮
南獄排擠莊助買
臣固心望及湯為
御史大夫買臣以
會稽守為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廢守長史見
湯湯坐林上丞史
遇買臣弗為禮買
臣楚士

按師古云八輩
薄責請以文薄
次第一責之

余有下曰即此所
夷疾心何人下句
湯又何說故曰何
不知分又曰何對
薄為

許應元曰禹平日
不覆案故曰何多
以對薄為

茅坤曰禹諫湯是
矣其自謂如何下

按張湯死而其
母令無厚葬斯
言似聞道者焉
知其非為湯計
特欲感激君心
以快怨哉不然
何湯之姦酷母
魯不能切責于
平時而及其自
殺始為是忠念
之言也抑或救
正之弗所徒歎

厚以遺親心憂
故我即弟諸子
而痛絕之歎此
皆不可知者
董份曰非禹平世
乃後來益急反名
為平耳
案養白禹酷急而
名為平所謂恨而
平也
○茅坤曰幸而改
行得以壽終

按師古云八輩
薄責請以文薄
也

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
音王簿之

薄悉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
責人難

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
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太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
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

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
者二長史也遂自殺湯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

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
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

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
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

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
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
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濞舒
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特宥
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
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右反○索隱曰說文
二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

姪姁索隱曰李奇音
吁孟康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
子兄弟為官者乎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

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補上黨郡
音煦縱姁名也補上黨郡

中令索隱曰案請補上黨郡
中令之令吏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漢書
音義

日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愠藉
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

無遺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

案坤曰寧成幸不
入本傳而以附入
縱傳以爲形主也
唐順之曰捕此
設法說說說說
之成說說說說
之成說說說說
之成說說說說
董份曰弘通寧成
抑七亦知大休
者但不能持諫故
史乘之耳
第坤曰寧成爲酷
吏而後後破寧成
之家

今案白青之猶
民今畏縱之嚴及
急吏平身功治公
務以自效
揚傳曰重足一
跡曰不寒而栗曰
毛髮形容至
骨矣

不避賢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案王曰

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

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

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徐廣曰受

淮南王女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太

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

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號曰寧

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

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徐廣曰孔暴南陽吏民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使

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經繫二

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鞫曰爲效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

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索隱猾民佐吏爲治

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

爲治徐廣曰鷙鳥將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

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

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

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

愧思曰取為小治
奸益不勝其酷
吏之無益人必不
服今日小定明日
即不可行此而誅
之亦不勝也
按書以問奉
為人名因惡而
見用見時政也
刻意也
徐中行曰按縱
為內吏道不治上
官朱為亂令馬瘦
罪也乃策對曰
聖人不妄言意不
在馬帝喜而起用
之縱卒以此起上
怒而銜之至棄市
帝何察於縱而感
於策哉縱蓋不及
策之狡黠也

余有子曰自溫舒
而下皆張湯故吏
也故太史公每曰
事張湯意深至矣
按快其意數句
又從上意所欲
得數句變來
王世貞曰予讀
漢史見其時不專
使論內而郡國
守相得徑取中書
自決而王溫舒奏
殺之從出至其私
馬為驛上書族捕
郡人千餘家不
月而日然猶
且月行也
人主更張之下
推權法德折何短
也自非蛇蝎毒蠱
人尚存生理者亦
何可快意而屠戮
之為在為民牧哉
唐順之曰野無犬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
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
廉其治放邳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索隱曰卒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
音七忽反
道乎曠之至冬徐廣曰音街楊可方受告緡音昭曰人
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
緡今楊可王主之謂緡錢出等入有不足以錢通者令
得告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
可之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泄事漢書音義
使楊可王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棄縱
為廢格詔書沮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
市後一歲張湯亦歿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少時椎埋為姦日推
殺人而埋之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

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
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
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
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
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
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
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
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
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

史記卷之百三十一

盜此道不拾

茅坤曰温舒殘暴所不能及載本傳者復見之楊僕傳中

王基曰以義縱猶長温舒也

楊僕不謹僕來而特獲尹亦王温舒及未編盜賊波多之故太史公重在傳酷吏不為僕傳也按兩言温舒為人却入在第二次作中尉中於楊僕傳見之文之變化不測類如此王基曰豪惡吏交為方略吏矣

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漢書作追來索隱曰梨音犁犁比也會春温舒

頓足歎曰嗟乎令多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

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

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

案漢書作徒請名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奸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

與從事河内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云麻成關中楊贛成

信等義縱為内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荏平人索隱曰荏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

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

不避賢戚遷為關内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

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

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

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轉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六天武帝軍

用不足令民多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

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王爵都

尉列尤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

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其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索隱

日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繫居久之病歿而

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惛音昏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

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

銬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掛耳胡江反

董份曰君老言以
大惠通也今人于
孤單亦嘗火攻
之温舒不能即禽
有勢之家故巧賊
下戶而惠通大吏
使之無事
楊慎曰上無無勢
而有勢者復出于
此情理果達版中
以下僥而太滑乃
為用文字之織密
眼目之歷落如此

購告言茲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伯格街陌中以牧司盜賊温舒為
○索隱曰伯仔陌格音村以牧司盜賊温舒為
入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費戚必使感舞文巧詆下
戶之猾以君太豪君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火
案之以熏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六抵盡靡爛
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
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
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
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
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二年二輔舊而未有人
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

王慎中曰總叙
吏之自稱稱稱
國為深矣
唐順之曰叙酷吏
以事皆詳

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
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
大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
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
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
古有二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

茅地曰温舒獨
故其受過亦獨徐
按前叙湯處言
用酷吏之因此
叙能處言用酷
吏之害
楊慎曰尸公夫者
謂察而遺命其
家清也隨葬耳徐
謂之徐月也
此不詳也
温舒曰温舒為惠
而淫賊肆起於是
清吏直指之使出

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歿家
直不滿五十金無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歿仇家欲燒
其尸尸凶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歿未及歿恐自温
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
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
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按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書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數里若好究無以自谷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太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囚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孽散卒失人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沈匿不發覺之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王者皆死其小吏畏

按此與起諸上下相通至下不振者相照應

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

日詐為虛文言無實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

書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正義

日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廐名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

丞使治王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

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

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

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

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

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温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温舒未嘗免任為字是温湯故温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也

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亡藏上

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正義曰郡今岐州岐吏卒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誅罪以為大逆當

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過城處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義

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

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

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

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

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宣為左內史周

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

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各

據上所欲擠數
句語湯傳上意
所欲罪所欲釋

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

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

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夫

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一歲至

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逮者

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

答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以匿獄久者至更數赦

張曼曰詔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誑大抵盡誑以

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

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

劉辰翁曰酷吏十

人龍軒成對錯由

縱棄而湯自殺溫

餘五族尹齊亡去

論法後王杜周云
後王所是流為令
是得卿之說而欲
之也後世有謂
祖宗不足法者其
禍水之流乎前周
罪首而周其醜也
余有王曰其用意
又死乎湯

劉辰翁曰酷吏十
人龍軒成對錯由
縱棄而湯自殺溫
餘五族尹齊亡去

藏宜自殺惟杜周
有子孫趙禹拜酷
吏首尾只似一傳
故趙禹至于張湯
溫舒始手義縱義
縱亦卒于楊僕拜
齊其子齊成杜周
甚于溫舒皆橫行
逆見而心術形勢
時事勝敗民俗情
偽無不可以一以
而得若禹自禹湯
自湯誰不能者

余有古曰人主在
俱上下讀身人主
俱上下也倒用便
楊慎曰太史公謂
張禹故而民不思
一語至矣班固及
稱其推賢有後乃
愛其酷吏之名異
乎太史公之直筆

第地曰予讀酷吏
傳諸所刻錄吏民
蓋不戒於水之災
身秦特一聞耳而
諸酷吏十餘人惟
趙禹杜周以義縱
餘皆誅於其巨族
而仇家為戮其已
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倫曰前引孔子
老氏為端見上德
薄刑酷吏必不可
為矣而贊語又表
著酷吏之長正所
謂不惡惡小女善
而者尾相雁不露
于詞讀者自得耳

史記卷之五十五
酷吏列傳第五十五

為執金吾遂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始二年卒
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口馬且不全及
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百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
然郅都伉直引是非舉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特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歿後網
密多詆嚴官事浸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
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
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方略敘

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
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檀
礫入東郡彌僕鏹項天水駱壁推減徐廣曰一作
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
馮翊殷周馥鸞索隱曰馥鸞馳鸞音至以水衡閹
奉朴擊責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
暴不止奸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鷹側
視舞文巧詆
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沱潛大易之直方皆臣
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
灰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
愆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始古之剛而無
虐怒而中節者數一坐臨五之熾當太后
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
不綱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
惡之義哉贊述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

史記卷之五十五
酷吏列傳第五十五

補

黃震曰鄧都公廉而敢諫守地邊何奴遠
却為治雖向屬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吏氏
顧以之首歸吏何式其自高帝以寬大立
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平
文景其民無不稱其意若曰不長強禦
以嚴行法不難貴戚其意若曰不長強禦
而已而漸新無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
甯成以陰劫之資而效之自甯成趙由之
後乘多事之舊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
時相率皆務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
滋起推所自來誰實助之夫貴戚犯法而
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鄧都非酷吏
也而酷吏實自鄧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
庸何
麥然信曰予讀酷吏傳始悉其人下於時
而使然中自有受其方略禁刻止暴國家類
其便亦有受其方略禁刻止暴國家類
刑戮其貲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
則當時之吏也
何庸酷也此九

盧辨曰司馬遷傳漢酷吏凡十人張湯杜
周在焉至班固為傳乃不入此二人又元
城謂湯之後安世為相世多賢者至光武
有名純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貸之
其并貸杜周者則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
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甚豈為信史不
城又謂遷教臣忠固教子孝教忠孝亦不
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
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惟其酷亦
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
或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貧以小吏至三公
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貧初任一馬不全
死之日有家資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
酷也以貧貸湯者嘉其廉故列其籍去周
者羞其貧故削其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
游俠之間斯蓋司馬公之殘缺緒先生補
之失也幸
不深尤焉

王鑿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
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
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
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君漢書則
大宛張騫多
自為傳矣

董份曰張騫擊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
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政於此發端見
之而下敘騫事
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
奴一國而大宛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九十餘年
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
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焉幾
因大宛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

重份曰此傳快非
循先生所能擬
王整曰突然起須
知此妙也

又曰大宛以西始未知書而
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大宛之跡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

氏南亦至五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脚

國亦名蘇對沙脚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

苑又於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

袁反。成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

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氏音支涼其肅瓜涉等州本

間是。以其頭為飲器。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

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

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北祿大夫張猛與

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

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乃暴能使者騫以郎

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其父俱出隴西

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其父字。索隱曰案謂堂

邑縣人家胡奴名其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

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經匈奴。索隱曰謂

略其字或其姓號也。道經匈奴。匈奴得

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

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

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

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

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

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

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

令入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

按連驛二字
後書為孫張
譯法不則此
騫亦當作

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為臣而月氏居其地也地也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以註以為君者非
天曰陳湯傳言鄴支失而奔康居與月氏居大夏同

余有丁曰騫再為匈奴所得而竟以全歸卒起武帝紛征伐

第坤曰騫既從大宛歸所指事傍詳國而下以次分別如掌

按每騫言大宛多善馬而漢家之財賦皆消耗于敬煌往復間矣及積數歲之勞所得馬僅數千匹亦奚貴其善且多哉

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

二千里有奄祭酒國也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焉水北為王大月氏王已

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太人為王

日案漢書張騫傳云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

立其夫人為王也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正義曰既蓋也大夏國在焉水南少寇志安

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

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

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

於文字留歲餘還立南山正義曰西白浪反南山

為疏者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

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正義曰說文云羌西

南山東出金城欲從羌中歸方牧羊人也南方蠻

與漢南山屬焉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

關從中北方伏從大東

于歿徐廣曰元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

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

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騫為人彊力寬

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

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一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

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太史以要領換出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

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

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

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

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

扞采于寘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二百里

彌即采也則拘彌與扞采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

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

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

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

百里其水皆潛行地土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

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泐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

南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

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

行地土至蔥嶺山于真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

泐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泐澤即鹽澤也

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

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

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曰二國名鹽澤去長安

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

接羌兩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

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

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

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

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

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行國與康居

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太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哩正義曰萬震南州

志云在大宛西北

董份曰故稽也常
臣服于匈奴

董份曰蓋乃北海
者因大宛國不
能知大海之名故
臆斷云

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主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

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

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

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

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

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

一二十萬故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

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

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

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

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

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

吾里自西關西行二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

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

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

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由離西條伎國

媯木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其俗上著耕田田稻

百王少報更錢效王其俗上著耕田田稻

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費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索隱曰漢

爲王索隱曰漢

包索隱曰漢

爲書索隱曰漢

徒書索隱曰漢

軒索隱曰漢

千里索隱曰漢

月珠索隱曰漢

碧珍索隱曰漢

皆青索隱曰漢

水精索隱曰漢

爲礎索隱曰漢

五色索隱曰漢

水精索隱曰漢

爲壁索隱曰漢

人民索隱曰漢

多巧索隱曰漢

能化索隱曰漢

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十三

溫故特著其異

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精壁水精為甍島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刺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中之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若汚欲洗之則又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山國在扶風南東重湖海中其國中皆火然火中有一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流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感利時三月到風運或一歲其公私官室為重屋利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長相屬千里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鷹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其蹄與地連割絕則必擊物驚之乃驚鳴蹄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在天秦南人纒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倭國其火人居也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

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鸞正義曰漢書云條支雀其卵如鸞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任鸞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鵠鷹身蹄紫色蒼鵠頭八九尺張翅丈八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餘食大麥卵大如鸞

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云今云刀吐火種瓜種樹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登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安

息長安著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比阿

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

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

國之西崑崙山南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干寘國南二千七百七十里于寘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天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存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媽水南其俗土蕃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薩又作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隣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金西與大秦通有天子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須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

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嚴密彫文刻鏤街曲而里各有所行列左右諸大國比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兜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輪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在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天竺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恒水出阿耨達山一名恒伽阿耨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驪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初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佛坐此像見眾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燈燈間二尺餘彼耆老言佛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頭

唐順之曰以上如
其盤以下如着其
大夏馬搆事皆借
竊也
茅坤曰此以下叙
張遷通大夏西北
諸國始末

似... 國水... 孤石... 事... 因... 臣在... 著大與... 其國臨... 二千里... 里有蜀... 羌人惡... 或曰... 又無寇... 天子既... 大宛及... 大夏安... 息之屬... 皆

按此太史公挑
剔武帝主意可
謂極其至隱矣

大國多奇物... 朝也... 通譯語... 騫言... 州南... 千餘里... 義曰... 樊... 千里... 屬越... 郡... 在... 州... 南... 昆明... 之屬... 無君... 長善... 寇盜... 輒殺... 略漢... 使終... 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按以上叙騫通
大夏
茅坤曰味然入此
為打斷句致有弊

按西城漢書作
西邊是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
日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嵩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嵩滇等名也

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
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

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各小類云取其能博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新義也。

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

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北南山至鹽澤空無

按自騫既失侯至邊也他旁因一段與正天子既聞大死一段暗相應蓋前推武帝好大喜功之心故欣然以騫為侯然騫復四出後原張騫先以快快遂致逢君之欲而拜將中即君臣病根終來只一貪字為累便貽國家無窮之戚如是不史公若隱而不察其意了

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

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

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其父

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

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兼肉蜚其上徐廣曰

衛同酷吏傳義縱不洽道上忿銜之史記讀兼與亦作噉字。索隱曰噉音銜亦飛字 狼往乳

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

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君攻戰單于次昆

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

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

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

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
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
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
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
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
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
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
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
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

按此叙昆莫所以不敢專約

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
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歿臨歿謂其
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
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
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
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
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二而其大總取焉
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
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真杆采
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
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
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按以上叙張騫通西域

楊慎曰鑿空半空高險也唐地理志開山洞置珍州鑿空之言之開洞原言之也

按此書公以後事

按此書公以後事

王莽曰此段錯綜

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其國人於是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城道索隱曰案謂西城險阨也其後使往者皆稱

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昔以

喻外國李奇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以後匈奴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

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漢書作及烏孫乃恐

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

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云駟案漢書音義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

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

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

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

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

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

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

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交黎汶山郡欲地接

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乃遣使柏始昌呂越

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

廢之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

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二輔罪人因巴蜀士

按此傳屢書莫能通竟莫能

某獲自使歸自者每十輩不下數百人而又率十歲中使十餘或五六輩又必八九歲或數歲而後返焉張騫之貽禍甚大史公委曲詳叙其可慨見矣

索隱曰初郡謂越雋汶山郡也謂之初者後廢之也

按此傳屢書莫能通竟莫能

通而書之欺友
帝之恩陋可繫
是矣

按此通前檢論
當特事情

董公曰武帝雖死
然善駕馭臣聖
王待夷狄不無是
耳

數萬人遺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
明復為寇竟其能得通而北道酒泉城大夏使者
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
國道以尊貴其後從使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
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于
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其備人衆遣之以廣其
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
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
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
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而以私其利外國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
實如淳曰外國人人
言數為漢使所畏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

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姑師小國耳徐廣曰
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

甚徐廣曰恢
一作怪而匈奴奇立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

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

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

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

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泥野侯徐廣曰
元封三

年王恢數使徐廣曰為
中郎將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

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
得車師

元封四年 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封浩侯 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

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

玉門關在縣西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

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烏孫王昆莫以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

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

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

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

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

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

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

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

吐火植瓜種樹屠人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

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

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真其山多玉后采來

璚曰漢使采取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

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及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

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

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

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觥

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

來更去死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誑以

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

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信則國國傳送食

按古圖崑崙馬
本紀
按考要云爾雅
曰河出崑崙崑
山海經曰河出
崑崙西北隅淮
南子曰河九折
注于海而流不
竭者崑崙之輪
也宋子註離騷
謂崑崙河水所
出其山多玉后
即崑崙山也
按太史公極狀
漢之富厚所以
深駭之也

又洗發一層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
 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
 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
 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
 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
 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
 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
 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買
 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
 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
 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
 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孰於天子

余有下曰進孰或
 是進見而孰字天

子故得以進言也
 老成者進行役不

肯言矣註孰美之
 說未必然也

茅埔曰墓為漢代
 死處更精神

王維楨曰壯士車
 令持金驅馬入京

師城請死王馬秦
 府少年行即此輩

也

按師古云砂磧
 之中不生草木

水又鹹苦即今
 燉煌西北惡磧

也教者敗言每
 自死也

按自此以下叙
 死其也

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
 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孰者有也

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死馬聞之

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

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

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如岸曰道絕

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

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二百里並沙

磧之地水草難行四向危道路不可往此行人唯

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

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

亦有歌哭聲教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有有以人蓋臆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

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

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

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推金

馬而去。如淳曰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在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元年前也而關東蝗天起燕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

李哆曰漢武客兵供快

王維補曰古樂府中塞上曲從軍樂并少等行皆漢曲也項本此軍作左有原委

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大破之所殺傷其眾貳師將軍與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一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廢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為外國易輕

三維指曰古樂府
出塞入塞二曲入
詞哀苦勇怯不同
皆有所本若伐死
之役道遠及食將
更又貪多侵牟往
者六方人入關僅
萬人馬往三方匹
得者都止于余匹
此安得不怨耶

大宛及傳

三十三

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
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本作橐以萬數
多齎糧兵奪其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
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
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六
也言空者令益發戍申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
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
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正義曰適音適
一命二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
藉六太父母有藉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
七科適出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
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到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
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漢兵到者二萬人宛兵迎擊漢兵射敗之
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
冷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
勇將前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
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
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
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
人使貳師約曰漢母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
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與

大宛及傳

三十三

茅坤曰漢武數年所得不過如此

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仇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冷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未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

王維指曰宛已破又使攻宛都成康居功成許遂此從重察也

王維指曰上封駁士趙弟以少生能斬都成主頭後論功封新時成此家俠輩也

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偃而輕之責郁成成都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且少晨用三千人攻殺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冷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封駁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遂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董份曰按郁成王
一士之力耳非戰
斬功而通得封侯
故明者前云始
成功最多而止為
大夫祭身破郁成
亦不得封

按師古云言以
誦過行者免其
既犯不叙功勞
余有丁曰歷叙貳

師出師及後年
失人得馬之數賞
功之次則貳師功
罪漢計未得下待
言而自見矣
茅坤曰暗寓漢不
能以為定大宛如
董份曰貳師惟立
一昧蔡為功而死
復錄之漢又賂賜
妻刺自見

按禹本紀言即
應前季按古
國書

王應麟曰三禮義
宗引禹受地記王
逸注離騷引禹本
傳宜即大史公所

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賞焉貳師之伐

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

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

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歿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

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

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

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

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

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

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適過行者

皆紕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

紕其勞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

足重所以紕降之不得與奮行者亦月賞之

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

宛立昧蔡為宛主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喜

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

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略賜以

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

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

本無置字云置都尉又云燉煌西至鹽水往往

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

人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

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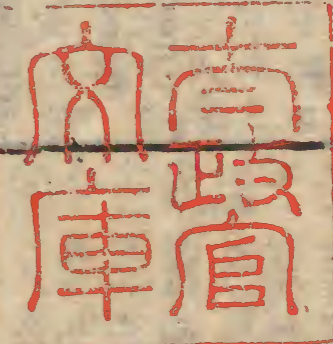
紀

謂崑崙者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於何見崑崙者乎。何者春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晦光明也。後儒曰如大挹之。蓋出此元人當究河源矣殊不知本紀之明言者。蓋曰崑崙則前。所出崑崙蓋謂之也但其詞微不易見耳。

謂崑崙者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於何見崑崙者乎。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鳥於河也。○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寘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蔥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迂潤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效失之矣。○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大馬內向蔥嶺無塵鹽也。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為月氏

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閻闕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乎。此自是奔骨肉于萬里外以妻烏孫。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乎。漢嗚呼其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善矣。然後世辰轉浩蕩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關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



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不昏當以地里之
 遠近漸次而昏管之東日出以黃則地之
 西當以午而西日沒以酉則管之東當
 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黃酉何
 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
 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
 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
 儒曆法盡之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雖
 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
 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
 因天史公斥崑崙
 之說而併及

史記評材卷之二百二十二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